

閒

舟車必携

造時良品

中

氏記

第一輯下冊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837
840
.2

857.18
840.5
.2

閒中話下冊

第一輯

目錄

網籃中小兒

美人行

張勤果公軼事

非禮之祀

正是

破題

養活肉

蔣益澧復杭州

圓明園

識字先生

閒中話下冊目錄

大蚊

最小畫圖

許氏姊妹

某姓婢

孫文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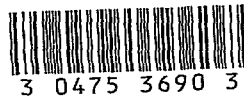
還俗詩

文中堂軼事

蘇門三賢

拍馬

名片(一)



929301

名片(二)

駢指之族

佛經

王壯愨

志士詩

方敏恪公軼事

管世銘之卒

山神語

紙製衣履

日政府之苛待韓人

張文襄

明故宮題聯

草能食人之奇怪

謝枋得誌別詩

王輔臣

鄂爾泰

六郎

二千磅之磁瓶

刀筆吏

商人貪口腹

蘇台柳枝詞

明室遺民

鳳樊樹

難產

土地祠聯

翁同龢吳大徵與李鴻章

楚女軼事

機聲燈影圖

吊勝子

收荒客

集香奩詩

鬼攝影

鄭氏祠堂

清朝諫臣

陸清獻公軼事

白染圍爐

保險行之大幸

明倫堂聯

驢智

玩票

黃八子

憚南田軼事

代姑受責

男爺

苗沛霖題畫詩

英京煙窟

荆鬚鼻祖

王文韶

梅李構訟

清時冠服

盧谷先生

置產奇談(一)

置產奇談(二)

歐美風俗

燕子尾

彭文勤軼事

張學會

賊禿

玻璃頭髮

舌頭冷

菩衣

李世傑

李正華

商婦長歌

盜車勒軼事

俗語巧對

十字珠

殺盡洋鬼子

豪客自述

詔吏

況晴臯詩鐘

御賜聯

許女士絕句

嚴嵩父子遺跡

特授巡檢

承認總統爲父之幼女

南非婦女之奇飾

刀術

周忠毅公

方生

美洲古蹟

湯蟄先

以盜治盜

詠別詩

杜憲英

于夢麟先生之高祖

極妙析產法

食物之異

額勒登保

蔣子雲宮詞

新鮮稱謂

有事弟子服其勞

犯淫

雌而雄

于清端公軼事

請速去

壯麗之庖廚

何子貞

聰明女子

杜婦遺詩

陳壁與閻錫齡

警者

同州聖教序

帛瓊花詩

開中話下冊目錄

猿乳

顛倒語

銀杏自焚

文宗遺詔

張船山軼事

金剛鑽衣

趙爾巽

禁烟笑話

方畦蘭女史遺詩

求婚不允

王埈書法

慕聯

說慌

張蔭桓軼事

某妓詩

清室選女

王文恪公軼事

兩位令正

峨眉僧

包村

莫不狂笑卻走

夜宿村郊

改曆

龍皮扇子

大言

看招牌

陳恪勤公

巨盜

閒之旨趣

葛雲飛

路易十四之趣史

國名對

王文莊公

左公祠楹聯

自動催醒牀

松江顧某

邱仙根

巴黎雙豔

化粧誌異

段廣清軼事

歐北小鼠

效拍馬屁

計時鐘

鬼迷

唐叔達

歌之價值

奴才瑞澂

牯對

王梅溪硯

玉銘

何氏見志歌

稱呼

李益智

徐若洲

滑稽喜聯

墨西哥之啄木鳥

徐少梅

諧聲對

靜庵主人

貪

白樂天詩

清代官修之書

某富翁

犬醫之聲價

紀文達軼事(一)

薛令之

埃及古物

夜半鐘聲

唐理

最尖之物

法蘭西古蹟

段若膺

我願拔牙

疏通烟霧之方法

李申耆

礪泉題聯

紀文達軼事(二)

紀文達軼事(三)

朝臣相繼跌仆

鴉戲

炸彈致雨

張覆輿

衢州總兵方某

美國善泗女子

李齊風

打罷姑痛

神譴

曹叔彥

造冰法

巨盜索詩

縲夫納稅之奇聞

閒中話下冊目錄

看畫

諧聯

傅某言

蜜蜂傳信

昭仁殿藏書

郭大臨

主婦呼僕

巴黎大質店

椿壽軼事

滑稽輓聯

人造大理石

龔孝拱

靜濤相國

閒中話下冊目錄

張傳楷

吳含莊

停鍼線

法源寺古物

陸家莊兄弟

印相片不用日光法

歸元恭聯額

老儒爲壽

明亮

王夔石

洪鬪奇談

汪鵬客

天竺真僧

黃陶菴軼事

魏光燾

白陽山人軼事

閒中話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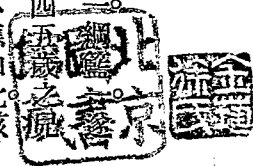
第一輯

網籃中小兒

某日浙路南站有紹興客夫婦二人。購票後。照章開行李。票被鋪一。衣箱。即登車。站工將行李挑至行李車。整疊。網籃中突聞有號泣聲。啓視。乃一四五歲之小童。詢其故。云。奉父母之命在此。乃率童往尋其父母。得之於三等車。責其不應如此。該客答曰。恐飭出費。故用隱瞞手段。願罰願罰。站工笑而言曰。凡四歲之小兒。照章固無須購票者。該客聞而大悅。

大蚊

一人遠出回家。謂其妻曰。余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鷄。後過巫山峽。蚊蟲大如鴨。妻曰。余不信。世界有如此大蚊。夫曰。當夜余在帳裏安睡。一蚊在帳外。撲翼而飛。余體不勝寒。涼。妻曰。汝何不捉一蚊以歸。夫曰。彼不咬我。已幸極矣。汝尙欲捉彼乎。



美人行

安榮坊李氏女者。少姣好。宗瞿吉嘗屬意焉。及長。委身爲小吏妻。一日與宗吉邂逅於吳山。悽然感舊。邀宗吉歸。置酒叙話。宗吉爲安榮美人行云。吳山下安榮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人謫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雙鬢未合。貌如蓮。學畫蛾眉。揮彩筆。偷傳寫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髻髮如雲。眼光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錫盃。沾翠袖。自言文史。舊曾知。寫景題詩。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不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鷄。竟相婚。當時目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潞水琵琶泣數行。相見出門留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詩。重與佳人嗟命薄。

最小畫圖

稱爲世界最小之畫者。和蘭國畫家所作之風車圖也。其圖中有車一輛。馬一匹。農夫三人。畫法極精細。其大僅以一粒米麥。足覆被其全體云。

張勤果公軼事

前清張勤果公曜。立功咸同間。爲中興名將。勳名赫然。然其佚事。少有知者。公少貧。爲人賃春。有奇力。負米累數石。性剛俠。聞不平事。怒皆欲裂。一日。負米出。見衆圍觀一少婦。哭欲求死。詢之。則夫死不肯嫁。而故逼之也。公奮然曰。天下豈有此事理者。時姑方在旁。公卽以所負米壓其上。斃之。衆鬨然大快。公乘間遁。亡命河南。時河南捻寇起。民多團結自保。公以武勇爲衆所服。推爲團長。舉以其行次。呼之曰張大哥。張大哥之名。著汴宋間。適捻圍固始。其令某儒者。也有女美而才。度城且破。隨死無益。乃榜於衆曰。有能守此城者。吾以女妻之。當是時。寇張甚。威莫敢應。以推張大哥。且曰。此豔福。非張大哥無可消受者。公笑而起。通謁令。籌守禦。陰念賊衆我寡。非出奇不足取勝。迺以壯士三百。出伏城外。夜三鼓突起。潛襲賊營。城上鳴鼓角應之。呼聲震天地。賊大驚潰。終夜洶洶不絕。時忠親王僧格林沁。方以大軍來援。未至數里。遙見火光。中公往來搏戰。甚力。驚曰。是何壯士。及至勞閒。乃公也。大加歎異。因奏署縣事。並爲公作伐。令遂以女婦公。卽夫人也。博通今古。嫻吏事。爲公閱案牘。批發導要。驚其老吏。公固不知書。任河南布政時。御史劉毓楠劾公目不識丁。遂改總兵。公憤甚。就夫人學。執業如弟子。夫人

時訶罵之。公怡然也。後遂通知文史。公自改官。頗不平。數偃蹇。朝命左文襄公督師。勦回奏。請公領兵。公不應。時嚴旨趣公。門下客多方說公。皆不應。夫人乃謂公曰。汝以功自負。數逆上命。將謂朝廷不能殺汝耶。公聞言。蹶起。卽往從左公。咋曰。夫人言可畏。夫人言可畏。文襄復奏。改公文職。後遂巡撫山東。與屬吏輒言其夫人之能。且曰。汝等畏妻否。或答以不畏者。公正色曰。汝好胆大。妻乃敢不畏耶。蓋公之畏夫人甚也。

許氏姊妹

吳江張文達。以貢販爲業。明亡後。從一二遺臣起義。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其戚周志達往偵。被執。令雍髮不從。遂見殺。兩人之婦。姊妹也。姓許氏。貧無依。有尼勸之雍髮奉佛。教。姊曰。婦人之髮。奈何妄自毀去。妹曰。吾夫以不雍髮死。而吾反雍之。何以見吾夫於地下。卒不從。聞者義之。

非禮之祀

土地當卽后土。據禮。非庶人所得祀。又民家常設天地君親師位。或稱五祀之神。張楊園先生常議其非。天地古禮。惟天子祭之。君親師皆生在。何故祀之。况親故則有家廟。

地神之外。又祝土地。要此皆當廢除。師則祀孔子可也。然必專有饗室。否則甯不祀。毋褻祀也。

某姓婢

白岩邨某姓。一夕盜入其室。獲其幼子。將加虐訊。有婢女曰春桃。急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處某篋。惟汝輩所欲。小郎何得知。盜競奔之。幼子因得釋。盜去。家人盡尤之。婢不答。急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二人。爲族中某三爺及某某。縱劫去。猶我橐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耳。如其言。賊盡獲。自此家人咸重視之。

正是

有鄙夫者。常州人也。一日乘滬甯火車赴滬。暗於路途。且目不識丁。每至一站。必問人曰。此爲上海乎。人皆以滙豐關蘇州等對之。及至眞茹。則又問曰。此爲上海乎。人答曰。眞茹。彼聞眞茹也。誤以爲眞。是急取其行囊下車。投票求出。步行良久。不見有車馬。乃執途人而問之曰。吾欲至四馬路。應取何道。旁人曰。四馬路在上海。此地爲眞茹。君誤。

矣。請速返站。尙有車乘稍遲。恐今日不能達上海也。彼悟。乃將其所帶之行李以回。及抵站。則原車已開駛。於是再購票以候來車。至鐘四擊。始得抵滬。

孫文定公

雍正之初。興縣孫文定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世宗以其言慤。召掌院切責之。顧謂朱文端公曰。汝意云何。對曰。其言誠慤。臣服其膽。世宗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立命進對。授國子監司業。

破題

前清乾隆間。有捐納知府請訓。高宗詢其曾否讀書。以曾鄉試對。遂謂之曰。爾既鄉試。自能作文。朕拈一題。僅得破題一句。爾爲我續下句。因頓首請宣題及御製。高宗曰。題是周有八士至季隨。破是記周之八士而得其七。其人敬續曰。皆兄也。旨稱賞。著軍機記名。不數日。簡放道缺。又馬文淵給諫家貧。幼曾學藝木匠。人曰。聞汝能文。可試以鋸板命題。隨作一破云。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矣。又許金橋駕部。幼敏慧。席間有人拈一令云。韭菜蠟燭成一破題。應聲曰。淺綠深紅。夜雨同翦矣。又吳玉駙侍讀幼時。塾師以

子曰上一圈命作破題。吳援筆立就云。於聖人未言之先。渾然一太極矣。此四破題皆可傳。特彙記之。

還俗詩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經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此詩蓋會昌廢佛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官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尙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憐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連藥竇。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鷗鳥。應愧背船飛。此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養活肉

美國格克斐拉學術研究所外科名醫亞力克斯加立究氏。研究動物肉體之組織。發明一種方法。能割肉置器中。以液養之。數日不死。去春開始試驗。成績頗好。其試驗時。截取雞之胎兒。取心臟肝臟。以手術偶失。僅至百二十日而斃。其餘皆依然無恙。惟每四五日必自汗中提出。以蒸氣水洗除其毒而已。其心臟當生存時。每日之成長。其其

鼓動。咸與普通無異。肝臟及筋肉亦鮮活如常。洵醫界之異彩也。

文中堂軼事

蔡毅若觀蔡。名錫勇。言幼年入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至館門首。剛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喜迎入。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別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嚶然。諸生但知爲長者。而不知爲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卽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才所見之老翁。乃今日當朝之宰相文中堂也。於此想見前輩溫恭愷悌之風度。爲不可及矣。

蔣益澧復杭州

前清蔣果敏益澧之復杭州也。其駐師西南則清波門外翁家山。東北則錢塘門外寶石山。是時城內洪楊軍尙十萬。果敏僅二萬人。亦號十萬。爲五色幟。衣亦異色。使二萬人繞蘇堤。自北而南。日二番。番必易衣。職若爲有十萬人者。城中不審虛實。且日憂無給。遂潰。

蘇門三賢

清初容城張果中。蠡縣彭了凡。西華理鬯和。並著奇節。皆與孫徵君奇逢友善。王漁洋謂之蘇門三賢。果中少任俠。明季左光斗魏大中。皆主其家。了凡明諸生。亂後游河朔。依徵君以居。貞介絕俗。士人餽之粟不受。餓死嘯臺傍。徵君題曰餓夫墓。鬯和本姓李。恥同闖賊。遂復大理之理。徵君稱爲魯仲連後一人。三賢雖制行過中。而敦尙風節。砥礪清修。聖人復生。當亦置之狂狷之列。嗚呼。學校如林。儒冠滿眼。卓彼三子。弗可及已。

圓明園

圓明一園。由來舊矣。地址居長春園之西。暢春園之北。本爲前清雍正藩邸。嗣位後。乃大加開拓。爲夏日避暑之所。崇墉複殿。有朝署之規焉。至乾隆時。八方無事。海宇殷闐。益更專飾園居。窮治土木。所費不可以億萬計。南巡所至。舉凡天下名勝之區。輒圖畫以歸。若海甯安瀾園。若江甯瞻園。若吳縣獅子林。若錢塘小有天園。皆仿其制。增置園中。月榭風亭。離宮別館。務極游觀之勝。以娛一人。秦政阿房。恐亦不能過之。御製記中。

酒謂采椽栝柱。素爨板扉。不斷不斫。不施丹雘者。殊非實錄也。由是歷嘉道百餘年而
不衰。窮奢若此。我民安得而不貧哉。泊及咸豐。海內漸不如初。而淫荒未嘗稍節。當日
園中傳有四春之寵。皆漢女分居亭館。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也。丁茲多
難之秋。雖徹樂減膳。猶懼不繼。况復縱情聲色。禍亂相尋。有不速之亡耶。庚申英釁起
此園。遂燬於火。一炬焦土。數叢瓦礫。鳥啼花落。不過供後人憑吊之資。時咸豐聞變。倉
皇作熱河之幸。飢驅道路。州縣供帳不及。僅得豆乳麥粥而已。不知較之萁亭豆粥。滹
沱麥飯。又當何如。未及祺年。終於陪都。知其事者。謂實由於醇酒婦人所致。他日史傳
記載。必且諛詞填溢。謂爲深宮宵旰。致以憂國憂民。遂損其年。而稱功頌德。不置也。噫
龍門而後。信史不作。詎非專制之流毒。與同治末年。以奉養兩宮爲名。又屢擬修復圓
明園。卒因穆宗晏駕。遂寢是議。讀王壬秋圓明園記。既於今昔盛衰之感。再三致意。而
於清代盤遊無度諸事。尤能曲曲於言外傳出。亦可見清室覆亡之所由來也。

拍馬

人生斯世。有必不可少之三大要素。曰拍馬。曰吹牛。曰鑽狗洞。三者兼全。固當行出色。

苟不能全。亦必於拍馬上用功。何者。世間人多甘於爲馬。願就範圍故也。嘗見甲乙二人。甲拍乙曰。觀君兩手。長幾過膝。言未既。乙於不知不覺間。已故僕其腰。甲又曰。觀君兩耳。大若垂肩。乙又故縮其頸。甲又曰。君之聲音。好比洪鐘。乙則出以清脆之音。不敢當。不敢當。故長其聲浪。一若鐘聲之璫璫然。聞者大笑。

識字先生

先生某。善詼諧。昔年嘗就館於村落。村中父老。初未深信。咸不願令兒童就學於先生。一日。有老農自田間歸。與先生語。先生款待殷勤。笑容可掬。老農忽起立。搔首而問曰。老夫前日曾見書上一個字。其形狀活像牌位。先生知此字爲何字乎。先生問曰。汝曾見牌位有腳乎。答曰。無腳。先生曰。如無腳。必是且字。若有了腳。當爲具字矣。老農又曰。前日又見一字。形如小船。不知是何字。先生曰。船上有櫓乎。老農搔首曰。有。先生曰。船上有櫓。是必字。無櫓。是心字。老農聞之。面有喜色。移時別去。一時村衆喧傳。稱道不已。咸將兒童送來識字。不數日。先生館內。已無容足之地矣。

名片(一)

某甲醉心歐化。一日至其友處。洋洋得意。出一名刺示之。曰。現今之卡片。可謂愈出愈奇矣。前有金邊。今又有黑邊。余已印得若干。子以爲如何。其友見之。仰天大笑。冠纓素絕。甲不知何事。亟問其故。其友曰。西人凡有父母之喪。方用黑緣之片。子豈有制乎。甲聞之。方悟。急將所有之片。皆撕去之。慍慍而去。

名片(二)

有土富豪某。慕京師之名久矣。而無緣一往。適開捐官之例。於是某竟藉阿堵之力。得一京官。未幾。遂至京師。一日。有友來訪。其刺上有小制字。某固目不識丁者。乃以問他友。友係滑稽者。告之曰。此字爲京師最時之式也。某大喜。歸而將制字依樣畫畢。立命僕人至肆刻之。明日。遂以此名刺往拜諸友。及未至。知己友處。友見其片有制字。大訝問之。某以前情告。友急告以實情。而已悔之晚矣。

謝枋得誌別詩

謝枋得。字君直。因蘇東坡有溪上青山三百疊之句。故號疊山。德祐丙子。元師入信州。枋得變姓名。入建甯山。至元中。御史程文海等交薦。累召不赴。行省參政魏天祐復被

旨集守令成將迫躋上道。臨行以詩誌別。親知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入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士友和詩盈几。張叔仁詩云。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證驗作儒仙。人皆屈膝甘爲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枋得會其意。甚稱之。至燕不食而死。

駢指之族

亞非利加洲有馬宜勃國焉。地處僻陋。素不與外邦通聲教。近有天主教士南克萊君傳道至其地。其國宮室之制。無論貴賤。咸築土爲基。蓋以茅茨。形如覆盂。地勢卑窪。而其風俗適與居室相稱。性情獷悍。舉動粗陋。純然一未開化之民族也。最奇者。其人手指皆較常人爲多。有一手六指者。有一手七指者。甚有八指者。然就彼國人統計之。則六指者最多。五指者最少云。

王輔臣

山陰王輔臣。郎中煥。初與壽山將軍爲密契。壽山留守黑龍江。延郎中於幕府。時正義

和團勢盛。郎中素爲留守言其妄不可信。留守左右有通團者。惡之。留守亦不能堅持。郎中知不可而去。甫離會垣。團魁誣爲通洋。迫留守逮之。反。留守僞爲復挽留者。堅致會垣。杯酒未罄。即命加刑。郎中嘿不言。有見之者。云郎中臨難。僅衣白布。褻衣一襲。首冒以白布。刑畢。擲屍坑中。後來不復能辨識矣。

佛經

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爲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

鄂爾泰

清鄂文端爾泰。自浙撫遷桂撫。道出湘江。將入零陵。有中使馳令受詔。時世宗尙束濕之治。中外受命者莫不震懼。文端奉詔欲啓。中使曰。上旨令公抵任後發。文端如命。及至桂。發詔。乃命捕某劇盜。限三日解入都。文端悚息。秘令幹吏授以方略。果即獲盜。如命解都。文端時以能治盜稱。

王壯愨

李蕙客越縵堂筆記。力詆王壯愍有齡。壯愍於浙事固無可辨。然杭州未陷時。壯愍力求救於曾文正。文正先以他事與壯愍有隙。故遲之。而李秀成兵入杭州矣。壯愍自縊院署桂花樹下。秀成入。歎爲忠臣。以王者冠服葬之。故杭人多多秀成而少曾侯也。是年杭人以城陷死者七十餘萬。

六郎

有名六郎者。出入官場。驕其鄉黨。某君刺以詩云。走過官場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公司上匾杯。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矣焉哉。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資緣博得來。又六郎鄉人某家故貧。衣食不給。及得庫書後。多金而豪。遽忘故態。某君又刺以詩云。雪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棉。自從接管田房稅。灰鼠裘披六月天。

志士詩

越南張志士某。血性男兒也。其戲擬寄奴界諸君子詩一律云。『諸君碌碌無奇氣。埋首荆天棘地中。一榻夫妻同命鳥。百年身世可憐蟲。生遭羈輓猶尋樂。死抱金錢未悟。

空我願天公勅雷部排雲一擊醒千聾。我國民亦宜鑒矣。

二千磅之磁瓶

英國某王妃家中各什具。日前在西布倫頓地方之拍賣所售出。有一中國磁瓶。高四十二英寸。上繪古昔彩色人物。瓶身有樹葉形之畫三。瓶蓋之上。又繪有宗教家之圖畫。又有一獸形之物跨其上。買者爭相加價。後爲一人所買。其價爲二千磅云。

方敏恪公軼事

雍正間。桐城方氏。因南山集一案。遭戍者蓋十餘人。敏恪公觀承之父。亦在遣中。敏恪問歲至塞外省親。恒隻身走萬里。不以爲苦。鄉里重之。然家亦漸落。後值歸途賞竭。復乞貨東走至寧波。訪其戚某宦。冀有所得。比至逼歲除。見某門隸皆衣狐裘。甚豪倨。自顧檻樓。恐遭呵斥。不敢遽投謁。左近巷中有小逆旅。因暫居爲寘。便計數日。食且不繼。偶立門前。悵望鄰屠某。奇敏恪狀貌。與通款洽。問來意。敏恪一一告之。屠搖首曰。我居此幾二十年矣。未見其卹一親友。往謁恐無益。敏恪聞言。深悔輕至。屠忽問先生知計學否。曰。略諳。特未精耳。屠曰。會年終。當核短吾肉價者。一一煩先生書字索之。寒舍匪

遙卽下榻度此殘歲何如。敏恪諾。遂偕往。屠呼妻出見。款待極殷渥。元旦。敏恪欲行。屠堅留曰。雨雪載途。願小住。已囑荆人製絮袍相贈。長途聊藉禦寒也。又五日。屠捧袍。婦携襪履至。促敏恪易。訖視帽破。脫已氈笠與之。復贈錢五千。始送啓行。過武林。仍無所遇。有相士瞥見敏恪。起揖曰。貴人至矣。敏恪怒曰。我不談相。何戲爲。相士急摒擋種種。挽至一廟。延上坐。曰。君某年應得某官。應至總督。今官星已露。速赴都圖際遇。勿誤。敏恪歎曰。窶人子日食尙艱。何由能北上耶。相士曰。此不難。返家啓筮。出二十金爲贈。並書人名一紙。囑曰。他日有總兵名此者。失機當斬。乞拯之。卽所以酬我矣。泊入都。資復罄。不得已。行拆字之術於肆。以謀旅食。一日。平定郡王輿過。兒招帖。賞其書法。召入邸。掌書記。久之。高宗臨幸。遂以所書楹聯受上知。賞給中書。不十年。總制陝甘。果有總兵與前姓名符。以遺誤軍機得罪。力爲開脫。後細詢邦族。卽相士之子也。風塵巨眼。乃在江湖屠沽間。良可概也。

刀筆吏

某知縣需次浙江。受知於某巡部。而積忤於將軍某公。思有以中之。則非其屬。屢諷於

巡部輒爲左袒。某年元旦行朝賀禮歸。將軍卽具章劾知縣朝賀失儀。當大不敬。謂巡部且負失察之咎。不敢迴護矣。內果以讓巡部。巡部憤懣而無可奈何。其從者偶語於酒肆中。爲某訟師所聞。卽大言曰。了此只八個字足矣。從者驚詢之。則曰。何易言耶。予我三千金。我卽傳汝八個字。從者陰以白巡部。巡部喜。諾之。訟師曰。試於奏牘中加參列前班。不違後顧。則巡撫無事矣。巡部思之良。遂入奏牘。而內果又轉詰將軍。蓋巡撫將軍朝賀皆前列。不能顧及末吏。若將軍親見此令失儀。則將軍亦自失儀矣。將軍以此失職。而巡部與知縣皆無事。所謂刀筆吏。真可畏也。

商人貪口腹

一商人好飲酒。一日得友人請帖。略一抽看。見是十一。彼思今日爲初十。忍餓一天。明日當可飽食。及時而往。則見靜寂無聲。駭極奔回。再抽一線看之。知是十二。彼立意再餓一天。及至十二而去。依然一無舉動。氣極回家。將帖盡行抽出一看。始知是十三。彼意不妨再餓一天。及至十三。則手足疲倦。勺水亦不能下了。乃對衆言曰。我餓了三天。還吃不下。你們到底餓了幾天了。

管世銘之卒

武進管侍御世銘。在臺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時和珅以伯爵官大學士。衆譽伯揆無虛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諸君奚爲者。吾方有封事。衆皆駭愕。是夕。侍御歸邸舍。遽卒。見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詩選書後。姚聞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孫。符孫得諸太史。太史與侍御同里友善。其言當不謬。

山神語

常寧水口山。與一土山相望。二山山神。本通家。時相過從。迄水口山礦業大興。山神享祀甚豐。每當開窰見砂之時。酒漿羅列。豬羊備具。山神口腹爲之應接不暇。而土山山神。黃馘槁項。卽一滴一糝。亦不能得。幾欲饑死。無何。借款案起。土山山神氣乃大伸。走謂水口山山神曰。君毋過自豪。人將以君爲豬豕。賣與日人矣。彼日人者。刻薄寡恩。將絕君祀以自肥。君旣處外人籍下。又無力自食。他日之君。將更瘠於今日之我矣。以通家誼。特來告。君其慎所擇。水口山山神哇哇而哭曰。吾猶何擇。幸與吾同境地者尙多。猶得不孤也。

蘇台柳枝詞

願學集二卷爲吳門沈某所著。其中有蘇臺柳枝詞云。吳女。摻摻。解蕩。船風。波日。日別。年。年。不。如。柳。絮。飄。隨。水。化。作。浮。萍。個。個。圓。又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闔。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

紙製衣履

柏林有一成衣舖。以製紙衣著名於世。材料較羅紗稍重。其價每套計三弗五十仙。又紐約一皮鞋店。善製紙鞋。驟視之。與皮鞋無異。耐用亦與皮鞋相等云。

明室遺民

江北某地人。盡爲道士裝。云二百餘年於此矣。蓋亦明室遺民之後也。

日政府之苛待韓人

韓爲日滅。日人苛待韓民之事。不一而足。略述數則。足見一斑。

(一) 韓民所有財產。與其貿易之資本。及其勝敗。必報諸本日官長。每至年終。則調查一次。苟有不符。全數充公。

(二)民間禁貯寸鐵。凡菜肉之類。必攜至公共之地。方能齟割。其地則以鐵索繫一刃。每至午暮。爭切不已。

(三)韓民行路。禁止言語。苟甲乙交言。則處交頭接耳之罰。

(四)韓民欲有他往者。必須報明領票。約以一定之時刻。逾期不繳者罰。韓民往來書信。亦禁止黏口。

(五)日人以手擊韓民。韓民當笑容以對。否則再擊之。或韓人回手。卽鎗斃。由是觀之。天下最慘之事。無有過於亡國者矣。

厲樊榭

厲樊榭上計至都。同郡湯侍郎右曾。夙慕其才。將禮致焉。樊榭卽日襆被出城。不與相見。其峻潔多類此。家居既久。思得祿爲養。亟辦裝。將詣吏曹。謫選至天津縣。羈滯數月。竟忽不可。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詭越又多類此。

張文襄

張文襄發解後。大宴賓客。自撰一聯。懸之中庭。其聯云「上巳之前。猶是夫人自稱曰。」

『中秋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蓋縮腳語也。妙在不出四書。其構思之巧。真有令人不可及者。

難產

產婆與其徒出外收生。賊即乘間欲入其家竊物。門不能啓。乃自檻下入。適產婆歸。見二足。命其徒拖之出。徒曰。此係難產。非先生親自動手不可。

明故宮題聯

洪秀全南京稱帝。當其修復明故宮時。有士人某代撰一聯云。『獨手驚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誓國。掃除外族舊衣冠。』亦可見其吐屬不凡矣。或謂出自傳善祥手筆。未知然否。

土地祠聯

漢口沙家巷。爲土娼聚集之地。其土地祠聯云。『這一街許多笑話。』我二老總不作聲。』誠滑稽可愛。

草能食人之奇怪

南洋加斯加島產異草一種。能食人。狀如蘭而大。葉長丈餘。花大如杯。多鬚下垂。中有甘露。味甘如酒。四季花開不謝。有日人某。偕其侶游歷該島。誤入深林。觸此草。遂爲所卷。重重疊疊。如大帶束縛。然驚痛呼號。衆趨救之。牽曳良久。始脫。詢之土人云。此草能食人。曩有一老翁嗜酒。釀此草而飲其花露。遂爲所絆。力爭不得脫。俄而衆葉包裹其身。觀者但見血液滴滴自葉流下。久之。肉自消化。有博物家取而剖解觀之。見其草本有菓形。類小犬。蠕蠕欲動。遍剖各枝葉皆如此。因名以食人草。天地之大。無奇不有。狡哉造化。人類於猛虎外。又多一敵矣。游歷探險之士。皆宜預防。想此類之草。必不獨產於加斯加島一處也。

翁同龢吳大徵與李鴻章

翁同龢善書法。喜參鶴。有鶴飛去不返。翁曾自書賞格。招人代覓。大書訪鶴二字。榜城於正陽門甕洞。時人善其書。揭之。三易而三揭之。吳大徵者。喜於紙上言兵事。甲午中東失睦。吳正撫皖。上書萬餘言。歷陳戰之利。且自薦焉。上任之。至旅順。大敗而歸。時人曾戲擬聯語以譏之云。（翁同龢三次訪鶴。吳大徵一味吹牛。）又李鴻章入樞府。

時翁同龢領水曹亦有人戲以聯云（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小民荒。）蓋李合肥人翁常熟人也。

楚女軼事

晚清白蓮教擾川楚。所至擄掠。婦女鮮有完者。或忤之。則立遭殘殺。楚女年十七。美麗善辨。爲某匪目所獲。驚其絕艷。厚待之。女知其意。虛與周旋。是夜匪目急欲成歡。以語女。女曰。軍中倉卒。固不能待父母媒妁之言。然合卺之禮。不可廢也。且公事成。妾將爲夫人。今日必大犒三軍。使咸知妾爲堂堂嫡配。匪目聽其言。卽傳令治筵。使數人侍女入寢室。更爲新粧。女謝曰。今日無須他人侍我。明日卽從命可也。匪目不疑。允之。女乃閉門更衣。自敷粉黛。見壁上有小刀。竊納之。匪目從窗外潛窺。見女對鏡添粧。益形嫵媚。突入抱之。女抽刃刺其喉。推尸床上。蒙之以被。脫釵簪。翦鬚髮。易去女粧。已乃衣匪目冠服。佩刀。夜半出營。軍中方燕樂。不能辨。明晨欲發令。共待匪目出見。遲之。排闥入。則儼然一女子也。然微聞血腥。啓視大驚。而女已遠數十里矣。自是擄婦女不敢留軍中。其風稍戢。楚女入虎狼之穴。不惟守其身。又手刃巨奸。從容歸里。其才勇殆不在木

蘭良玉下。三湘七澤。固多才智。而姓氏不傳。惜哉。

機聲燈影圖

清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太夫人教之讀書。一日。太史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此句。太史貴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畫詩筆表揚。同時鉅人長德。咸有題詠。見之嘉道詩文集中甚多。

吊膀子

某學堂視學員。素性拘執。一日星期一。詢一學生曰。汝昨日下午在何處。學生應曰。吊膀子。又詰曰。晚上住在何處。學生又曰。住在長三上。視學員大怒。往謁監督云。某生太不守規則。昨夕冶遊。且吊膀子。（上海土語私人之謂）監督異之。呼某生來。某生曰。我之吊膀子。乃在體操場鐵桿子上。吊手膀也。住長三者。因我之被已洗。所以睡在長衫之上也。於是視學員恍然。慚愧而退。

收荒客

成都有收荒客者。初本窶人子。貧不能自給。日遊行於衢巷間。以賤值購破器。略事

修補。少有微利。卽轉鬻於人。久之。漸積微資。幸免寒餓。忽一日。經僻巷中。有以舊珠花
 售者。形式古拙。顏色黝黯。客力言其無用。遂以賤值購得之。持歸。將其中數大珠摘下。
 依法磨擦。逾時。寶光四射。精彩煥然。次日。携詣一富翁家。鬻資鉅萬。遐邇喧傳。遂爲收
 荒家之巨擘。同業中咸譽重之。每購一物。必求教於客。客旣擁有重資。默念局於一隅。
 獲利有限。不如遠適他省。廣事搜羅。收効必倍。遂束裝赴滇黔。見烏銅煙具。並琥珀器
 用等物。精巧絕倫。爲川省所未有。出巨金多購之。旋由黔赴湘鄂。咳嗽大作。漸致癆瘵。
 繼聽一醫者言。以重金買鼉魚一頭。畜水缸中。俟魚溺於水。卽其以水煎藥。『鼉魚尿
 治陰虛症。神効異常。但價昂而不易得。』服之數月。瘵偶於城外見鄉人攜鼉魚數頭。
 索價頗廉。客心怦然。念奇貨可居。竟如數予。值持歸旅館。畜諸磁罈中。將遣歸矣。客有
 自遼東來者。盛言其地寶貨充物。價廉物美。販歸內地。莫不利市三倍。客貪。焰頓熾。遂
 航海赴東三省。至則果如客言。因廣購人參鹿茸等物而歸。抵成都。盛自誇張。見人輒
 自矜其夾袋中物。爲數省精華所聚。此中得未曾有。每過通衢。見肆間陳列物品。輒鄙
 夷之。乃設肆居奇。新張之際。頗形興旺。詎料不旋踵而售去者皆紛紛退還。咸訾其以

桔梗麋角僞稱人參鹿茸。詐欺取財。與強盜等。爭欲訟之於官。客懼甚。夫人排解。倍償其值。然後已。事後心不甘。取琥珀以試驗之。不但不能捨芥。且遇火即燃。蓋化學家之質物也。然猶恃有烏銅烟具及鼉魚等物。可以重價出售。彌補虧損。不意未逾月而禁煙令下。煙具既精。已不適用。鼉魚形狀。與鼈無異。（惟背脊高起。微有不同耳。）且魚溺治病。爲本地醫家所不經用。見者咸目爲鼈而珊笑之。陳列經年。無人過問。由是大虧資本。從前名譽。一落千丈。客乃懊恨欲絕。而終無術以挽其後云。

集香奩詩

楊光薄先生有集唐香奩詩數首。出風入雅。音節自然。集腋成裘。如天衣無縫。誦之尊前。酒邊。齒頰俱芳也。其詩曰。垂柳陰陰。畫掩扉。流鶯百轉。最高枝。春闈幾許。關心事。夫媚多情。亦未知。宿雨厭厭。睡起遲。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限。風流事。盡在停針不語時。紅芳落盡。井邊桃。病酒懨懨。日正高。百尺朱樓。問倚遍。靜看燕子。疊新巢。細草春沙。沒綉鞋。閑尋女伴。過西家。春風不管人憔悴。開遍薔薇。一樹花。冰雪飢膚。力不勝。酷憐風月。爲多情。自慚不及鴛鴦侶。雙宿雙飛。過一生。倚闌無語。倍傷情。夜合花。開香滿庭。

羌管一聲何處笛。斜風細雨不堪聽。郎上孤舟妾上樓。惑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異西江水。流到瓜州古渡頭。曉角昏鐘爲底忙。怕黃昏後又黃昏。近來欲睡兼難睡。半是思郎半恨郎。盡日無人獨倚樓。愁來對鏡懶梳頭。深知身在情長在。嫁得蕭郎愛遠遊。

鬼攝影

西方人未嘗盡主無鬼論也。故有所謂鬼學博士者。研究有鬼得名者也。曩聞某國都有一寫真店。來一婦人。求爲攝影。曰。吾明日卽行往某地。速爲我製成。店夥拒之曰。明日欲來取易。願吾店不爲若攝影也。婦人怒曰。衆與若資。吾亦與若資。何故不爲我攝耶。店夥曰。必欲攝若。且以證人來。婦人益怒。辨。店夥必不可。婦人憤而去。俄偕一嫗復至。云其義母者爲證。不得已攝影而示之。婦立踣地殞。乃多一男子影。持刀若欲殺此婦人者。蓋此婦人欲再醮。男子乃其亡夫也。近聞夏穗卿之子某云。在美國時。見鬼之寫影。不盡一鬼。可以羅致衆鬼而攝之。不知以何術也。誌此異聞耳。

鄭氏祠堂

江山鄭氏祠堂。頗宏壯闊麗。聞鄭氏故富。清乾隆中。有名某者。仕宦至江蘇知府。好詩

飲酒。頗貌上官。積忤之。而屬吏某能詩得罪。某曲縱之。遂罷歸。飲酒爲詩不輟。嘗有句云。清風不識字。翻我案頭書。又詠明製茶棧云。反掌復見明天子。逐盡胡兒方罷休。又詠紫牡丹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此聯相傳實金聖嘆句）某有僚摺二人。甲亦文士。乙貧而鄙。嘗聚飲搏戰。某輒喝四以辱乙。蓋乙試嘗居四等也。乙貸於某。復蹴案下錢。令自取。乙憾之。首於官。以某詩中有叛逆語。遂逮案嚴治。某傾其家得免。而鄭氏遂衰落矣。

清朝諫臣

清朝諫臣。首數彭郭琇。至孫文定公嘉淦。以自是箴高宗。袁銳以寡慾規宣廟。昌言主德。風稜卓然。蓋古之遺直矣。而嘉道之間。蘇廷魁。陳慶鏞。朱琦。爲諫垣三直。合之吾浙。金應麟。世稱四虎。稍後。王侍郎茂蔭。袁端敏甲三。爲言官時。亦復侃侃論列。不避權要。端敏至劾及某郡王暨侍郎書元。雖文宗亦以爲未甚。非所宜言。同治一朝。張盛藻論同文館。邊寶泉參李伯相。進瑞麥及游沈。二君諫停園工諸疏。皆剴切可誦。主聖臣直。遭其時然也。

陸清獻公軼事

陸清獻公令嘉定時。值巡撫慕天顏生辰。衆皆獻納珍物。惟恐不豐。清獻獨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天顏笑却之。卒以微罪劾之去任。

白染圍爐

徐穎別號散花生。甲午館某尙書家。上郊祀。索白染圍爐三百。匆迫無以應。尙書窘甚。穎時已醉。笑曰。易耳。何急爲。令人截矮桌脚。鑿圓孔。白紙糊之。取鐵鍋爲爐。如數進。上喜。詰之。尙書以穎對。上笑曰。朕固知汝無此捷才也。遂以白玉煙壺令尙書轉賜之。

保險行之大幸

某甲在海濱搖盪小舟。忽焉傾覆。甲雖善泅水。然諸多艱苦。方得抵岸。時有友人見其舟覆。代爲之危。及見登岸。拱手賀曰。死裏逃生。可謂幸矣。甲曰。非弟之幸也。實保險行之幸耳。客曰。何以言之。曰。弟已保命險。若弟死。保險行必須賠銀。今若此。豈非該行之大幸乎。

明倫堂聯

山陽縣學明倫堂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覺爽貼。』

驢智

義國某伯爵。蓄一努比亞灰驢。能人立。以前兩足接琴。又能算數目。十至百。以鳴時之長短。韻代大小數。聞先時係某教育家所指授云。

玩票

北京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組織會社。演習詞曲。供人觀聽。而不取值者。曰玩票。社中人皆謂之票友。又曰子弟。蓋謂皆宦家子弟。富豪子弟輩也。票友者。皆一般不喜正業。耽溺嬉遊之青年。而尤以滿人及各部書吏爲最多。其會社之組織。係集合同志輩。租屋於寺觀。或他處。爲聚集點。每月期數日。集衆而演習之。曰過排。其所習之藝不一。有專習西皮二簧者。曰二簧票。有專習彈唱歌曲者。曰八角鼓。有飾女裝而歌曲者。曰什不閑。裝女者謂之包頭。三者中傷風敗俗。尤推什不閑爲最。以其冶裝蕩調。淫態靡靡。時供人內眷之觀聽。最易蕩檢也。而彼儕集社之目的。實半在是。其社中之開銷。則在社

人分任之。嗟乎。以有用之精神。有限之光陰。使消磨於此中者。亦良可惜已。都人遇有慶賀事。多喜招票友酬賓客者。然須先期具帖致敬而請之。直接不識者。挽人介紹焉。其應人聘曰赴局。日曰早局。夜曰晚局。至主人家。主人待以上賓禮。肅諸廳事。宴以豐席。公膏供其吐吞。茶點隨意索取。暢飲大嚼。必至水流花謝而後快。稍拂之。卽罷曲不度。且肆咆哮。謂之挑眼。嘻嘻不休。直若恥難濯而仇不共者。主人必和聲謝罪。百般安慰之。怒始息。所度之曲。任彼儕意。主人欲指演某曲者。須躬自請安而懇之。曰。煩消遣某某曲。賓客宴際。輟曲不度。示非若優伶之伺人者。咸同以還。其風頗盛。都人遇慶賀事。皆以請得票友相誇耀。庚子而後。各部書吏。盡被裁汰。其他亦因困於生計。無暇及此。其風乃稍殺焉。

黃八子

黃八子者。太湖盜匪也。一日。往劫富室。明火執仗者。一十八人。破門入內。挨房搜劫。舛帛。適事主有一女。年甫十五六。聞盜至。驚駭戰慄。蒙被不敢逸。盜魁豔其姿色。爲八子所覺。頓足曰。噫。行此不義事。必遭誅戮。我等爲汝誤矣。盜魁笑曰。毋相詬也。八子怒曰。

汝不記吾黨規條乎。貪淫必敗。天道昭彰。我將去之。遂出告諸盜辭別。欲挽留之不聽。與之財帛亦不受。脫然而去。至海昌。投縣自首。絲肆被竊案。此案實非八子所爲。蓋與劫富室同時。冒之以就輕也。羈禁日久。因無原贓不能結。時有刑書某。以辦漕虧欠收禁。八子深與結納。問得若干錢。可仍回刑房。某以四百金告。八子曰。是不難。我爲先生完此事。某悅曰。果能如是。我必有以報。因此交益密。某家送飯食。恒與八子共之。一日晚餐。食羊腿。八子甘之。問係自置乎。某曰。買諸市肆。八子曰。何處有。某曰。熟食鋪皆有之。八子驟欲飽啖。某曰。門已封矣。明日。囑家人多備可也。八子不能俟。取錢出院。但聞鎖鑰脫落聲。禁子出視。只有刑具。而八子不知所在矣。某囑禁子勿張皇。此人去卽來。必無他慮也。未幾。仍鎖鑰而入。肩負羊腿。笑曰。尙不辱命。共切食之。某曰。君去來何其神速。八子曰。我今與君交深。敢以實告。我因盜黨採花必敗。不愿共之。故避重就輕。以認此案。惟原贓難得。求先生出後。可託事主不必深究。見贓卽領。我事畢矣。不然。脫禁而去。亦有何難。不肯爲者。避前事耳。况我日在禁中。夜則遊行自在。同監多人。皆不得知之。今已與先生言。明夜將往取財帛。以了先生事。因復潛出。伏巨室屋上。庫書某家。

是日方得千金賄。八子俟夜深人靜。竊取而回。明日以四百金交某完虧釋放。而富室之女子。已羞忿自縊矣。事主上控都察奏參。奉旨嚴拿盜魁。十七人全獲。無一漏網者。供及黃八子。行文到縣。刑書以八子是月日夜方在此行竊。絲肆豈能遠往三百里外爲盜乎。其爲仇攀可知。據情移覆。彼亦不加深究。並書達事主。求其以物之相似者。充原物領認。事主俯允。而八子之案遂決。照自首例減等。一時人士咸稱八子爲義盜云。

惲南田逸事

惲壽平。號南田。父遜庵。有明之隱君子也。工詩文。善山水。時虞山有王石谷者。亦善山水。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遂舍山水而學花卉。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海內學者多宗之。當甲申之變。與父相失。賣於杭州富商某爲奴。其父之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爲方丈。知之。苦無救策。會三月十九觀音生辰。杭俗婦女于是日。多至天竺燒香。過靈院。必拜方丈。諦暉道行甚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亦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探知。頎而織者。惲氏兒也。卽起而跪南田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曰。此地藏皇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

夫人奴蓄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奉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夫婦懺悔。並爲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侍兒付諦暉而去。南田從此始脫虎坑。

代姑受責

胡文秉知四川華陽縣。以風厲稱。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文秉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人必敬之。以私釀律笞之。婦因裸受官刑。恥極。死之。胡亦免官。

男爺

俗呼妻之兄弟輩曰舅爺。呼妾之兄弟輩曰舅爺。以舅字似舅非舅。蓋嘲之也。某君宴客某校書家。適校書之弟向某君索錢買糖。客詢爲誰。某君笑曰。余之舅爺也。衆愕然。近來妓院時有此言。某君實作之備。

苗沛霖題畫詩

苗沛霖詩世多見之。今乃知其工畫。方爲諸生時。嘗爲人畫巨石一幅。題兩絕句於其上。曰。星精耿耿列三台。謫墮人間不可哀。知己縱邀米。拜摩挲。終屈補天才。位置豪家白玉欄。終嫌格調太孤寒。何如飛去投榛莽。留與將軍作虎看。寄傑之氣溢於紙上。

英京烟窟

英國倫敦有烟館數處。其中烟客多爲富紳大賈之流。館中鋪陳備極華麗。每至薄暮。烟客紛紛而至。有乘自由車者。有駕馬車者。在相距稍遠之處。卽下車步行。徘徊四顧。然後敢入。所以避偵者之耳目也。此數煙館中有兩處爲華人所設。入其室。遍地皆布厚毯。步履之聲不達於外。往來烟客大半爲西人之染有煙癖者。每夕所費大約七元至二十五元不等。館主獲利不資。以英人之自號文明。而竟染此惡癖。不可謂非異聞也。

剃鬚鼻祖

歐人多鬚。剃鬚之法始於希臘。當紀元前三百年。民間好鬥。鬚爲敵所執。無不負者。某甲恨其不利。削鬚相搏。人咸笑之。呼爲削鬚人。久之相習成風。惟文學家不剃。間有目

不識丁者。亦留鬚以飾爲文士。遂有長鬚不增學之諺。蓋譏之也。羅馬與希臘略同。所異者少年生鬚。不能任意芟剝。須擇定一日。讎會親友。而後舉行。有議員某。鬚蓄未剝。登台演說。爲衆所阻。蓋以爲不剝爲不敬云。

王文韶

姑蘇王文韶。幼稚時有塾師某。攝館僅十九日而去。久忘之矣。公登第後。未嘗踵門一叩。及歸田。有佃以貧負租。家丁繫其父子歸。其老家主。卽攝館塾師某也。年九十餘。不問家政。因其子若孫被繫。其媳請翁救。塾師不得已。躬挾刺以投。公見刺而驚曰。師猶在乎。向久忘之。某罪多矣。疾趣迎之入。曰。闕於侍奉。罪甚。掖入書齋。請款留。而親釋其子。若孫使歸。留月餘。奉侍甚優。師不自安。辭歸。公固留之。塾師曰。余老人也。坐臥須人。府中使令雖備。不如吾家人之適吾意也。乃送歸。至則峻墉崇宇。丹堊煥如。塾師驚曰。此殆非是。曰。太師命改築也。遙見男女皆衣文繡。簇擁而來。倉皇欲退。及至前。皆家人也。問何遽若是。曰。太師賜也。塾師太息不已。索筆書數語。藉使以謝云。

梅李構訟

張漢任中州太守時。有梅李二姓。爲離婚事構訟。張判其合好。當堂合香。題一聯於牌。送之歸。聯云。『何彼穠矣。華如李。迨其吉兮。標有梅。』亦風流之佳話也。

清時冠服

清時冠服用滿州製。獨士子初入庠服。襴衫。堅瓠集云。明初秀才。襴衫。前後飛魚補。騎驢有傘。絹用青色。止一圍。門斗隨之。則是明服也。舉人謁客亦然。張青絹傘。秀才則否。按相傳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優不降之說。故生必從時服。死雖古服無禁。成童以上皆時服。而幼孩古服亦無禁。男子從時服。女子猶襲明製。但自嬾變耳。獨不解妓降優不降之說。秀才舉人之服明服。又不知何故。

虛谷先生

乾隆五十七年。和坤方秉政。兼步軍統領。遣番役四出詞事。携徒衆。持兵刃。爲暴民間。官吏莫敢問。一日。至山東博山縣。飲博恣肆。知縣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詰之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不吾調。且牌止二人。而率多徒何也。擒而杖之。知縣卒以是去官。博山民若失慈母。而和坤遂亦不復使番役出京師。

蓋知縣事者。偃師武億虛谷先生也。先生邃經學。考證金石。多精論卓見。循吏儒林。相表裏如是。戢暴馴良之異政。奈何與不讀書人謀之。

置產奇談(一)

某甲以素工心計。頗饒積蓄。捭客某。聞其利心最重。因慫其承買厠坑。以爲營業。力言厠坑租息最優。以歛動之。甲問厠坑租息何以獨優之故。捭客曰。厠坑原有特別利權。就告白費一項而論。一年之收入。已不少矣。甲不信。捭客曰。你如不信。試看各處厠坑。何一不貼滿藥房告白乎。

置產奇談(二)

某甲工謀利。近因商業凋敝。遂將平時所有營業資本。一概收回。移爲置業收息之用。其置業之目的。惟一意承買厠坑。外此雖膏腴田土。概置不顧。或問其故。其人曰。田土有水旱之患。鋪業又有倒閉火警之虞。至若厠坑。則永遠無歇業之憂。卽不幸而遇回祿。亦復易於恢復。只須有一間厠業。一家的人。就吃不盡了。

俗語巧對

俗諺多有巧對者。『如命長見富貴。膽大做將軍。』『三寸喉嚨深似海。一重皮肉隔如山。』『一德二命三風水。七人八穀九牛羊。』皆可謂絕對矣。如此類者。當不鮮也。

歐美風俗

歐洲各國舉行婚禮之月期

英國人舉行婚禮。以四月爲最多。十二月及六月次之。而五月爲最少云。

和蘭國人舉行婚禮。則以五月爲最多。

那威丹麥兩國。則於六月七月爲最多。

俄國則以正月二月爲最多。

法及美則無此種一定之習俗。

英人舉行婚禮之日期

星期日舉行婚禮。則主夫婦愛情濃篤。爲司愛情之神所保護云。

星期一則主夫婦皆終身窮苦。或愛情薄弱云。

星期二則主夫婦或有重婚之日。

星期三則主夫婦快樂。

星期四則主夫婦將來咸有名譽。

星期五則主夫婦不和。

星期六則主夫婦將來有極快樂之日。

英人對於小兒生辰之預卜

英人以小兒生產之日期。爲小兒將來之預卜。是猶吾國之算命談流年也。然近日英人已絕口不談此種迷信。故知之者已甚少。下所列者。係英國最普通之一種。

安息日所生之小兒。必聰穎俊美。且終身快樂。

星期一所生之小兒。必姿容美麗。

星期二則主小兒溫雅秀麗。

星期三則小兒必終身憂苦。或多病瘧。

星期四則小兒將來必遠行。不能久駐於家鄉。

星期五則小兒必爲他人或父母所喜愛。

星期六則主小兒將來必終身苦力。方足自養其身。

俄國婚禮之儀式

俄人通例。凡舉行婚禮。必於薄暮時行之。其地點則必在新婦母家之應接室中。室中燃極大之燭炬。乃行結婚之禮節。禮畢後。卽於別室中開跳舞會。以娛諸賓及親屬。跳舞既畢。乃設夜晏饗各親友。當是時。新郎之朋輩。例於席上以新靴盛酒約一杯許。相與共飲。以爲祝新郎新婦之安健快樂云。

一星期中之各宗教祭祀日

星期日爲基督教之祭祀日。

星期一爲希臘教之祭祀日。

星期二爲波斯教之祭祀日。

星期三爲阿西利亞人之祭祀日。

星期四爲埃及人之祭祀日。

星期五爲土耳其人之祭祀日。

星期六爲猶太人之祭祀日。

噴嚏之吉凶

星期一噴嚏則主凶。

星期二則主生人至。

星期三則主遠方有信至。

星期四則主吉。

星期五則主有憂愁事。

星期六則主明晨有好友至。

噓一次者則主吉。二次則主與人接吻。三次則主有函件至。四次則主行事必吉。

地馮西阿之人亦有此等之迷信。謂星期一噴嚏則必忿怒。星期二則將與生客接吻。星期五則主以物贈他人。星期六則主受他人贈遺。星期日則主於早餐前見情人。

地馮西阿之女子。苟於星期日晨而噴嚏。則以爲是日彼之情人將表白其真實之愛情於彼云。

英人之相法

守古之英人。多以爲人之品行際遇。皆可視其指甲或兩耳而知之。其法與我國相法大同小異。今述之如左。

指甲尖有一白點。則是人將有不幸事。

指甲之色發灰白或青等色。則是人必有憂鬱事。

指甲窄者。其人必善詐僞。貪名利。好爭辯。易口角。

指甲闊者。其人必文雅溫柔。膽力薄弱。

人之多機警富思想者。其指甲必圓。嗇吝者喜自誇者或愚笨者。其指甲必皆小。聰慧敏捷。不畏艱難之人。其指甲必常現紅色。

品行惡劣或身體多疾病者。其指甲必常現灰白色。無絲毫之血色。

耳之薄且垂尖者。其人性情必惡劣凶狠。

耳之薄且小者。其搜索力必富足。

耳之厚且大者。其人必好色。且必鄙俗。

耳大且耳垂豐腴向下垂者。其人必爲一大政治家。或理想極富之人。

英人迷信之一斑

無端鼻癢。則主將有煩惱之事。

右眼癢則主佳運至。左眼則主凶。蜘蛛自屋頂下垂於身前。則主將有友人贈遺之物。

燭火之光忽發碧色或暗者。則主有生客至。或有鬼物。

鞋帶之結忽鬆散。則主彼之情人念彼。或與他人談及彼。

苟人與其情人偕行時。蹙其右足之靴。則以爲其情人將極表愛情於伊。苟時蹙其左

足之靴。則以爲情人不欲與伊偕行。

十字珠

奧洲有一異珠。其形如十字架。此珠乃九珠連生。適成十字之形。一掬物人於潮退時。在蘭西壁島拾得者。後以一萬磅金售之。

燕子尾

燕子尾。名盜也。燕飛空中。能手捫其尾。故名。先是蛾眉山一僧。習劍術。鍊雌雄二劍。其劍在可以橫掃千軍。無能近身者。劍自飛鬪。遇之者皆支解。然秘其技。未敢一試。有孺子宿山門。丐也。僧憫其小。收畜諸寺。孺子性敏慧。事僧甚善。僧愛之。盡以其術傳焉。孺子長矣。知師有二劍。不之與。屢請於僧。僧不許。曰。神器非可妄用。妄用則自招禍。必有破其術者。雖神器何爲。孺子心不滿於師。遂效蓬蒙殺羿事。而自攜二劍出寺。往來於川陝豫湖間爲盜。言盜者皆稱燕子尾云。有某欽差攜眷出京。舟過洞庭。其處女國色也。偶啓蓬窗瞻眺。見一人踏浪來。衣履翩翩。並不沾濡點滴。以爲神也。直上船。昂然立。欽差問曰。汝何人。曰。吾燕子尾也。欽差曰。汝盜乎。笑曰。然。此來志不在金銀。不在服物。但得爲公婿足矣。限汝三日。吾住某處。速送女來。免汝一家於難。否則殺汝。吾仍自取之言畢去。欽差悶甚。以爲燕燕之詩。必將詠矣。適遇東南風緊。帆掛如飛。一日遂至武昌。與總制言。必得燕子尾。總制傳諭府縣。期在必得。詢諸捕皆駭愕。惟一捕老矣。頗知劍術。然退卯里居。不肯出。諸捕哭訴。捕老不能起。躊躇良久。曰。吾無能爲。然有一姪。劍

術頗精。瞬息千里。現商於外。須召之歸。姪歸。命以擒燕子尾。姪亦大駭。曰。吾非其敵。無已。當往五台。請吾師下山。或可得之。五台有一僧。卽燕子之師叔也。知師兄爲燕子尾所殺。曰。吾不須下山。令舒左掌。書一符。姪覓得燕子尾所在。伸手照之。燕子尾自隨之行。引至督署。總制升堂見之。曰。汝燕子尾乎。總制命左右兵役拴之。雙劍飛舞。電光閃爍。姪亦不能近。一瞥眼。騰空去。總制亦駭。曰。眞燕子也。然此盜不可不除。仍傳諭期在必得。姪仍往五台問師。其師曰。彼恃雌雄二劍。二劍在人不可獲也。然彼盜也。必有所好。訪得一名妓。燕子尾與狎昵。卽以千金欺妓。曰。彼盜也。汝終爲所禍。若助予擒之。可轉禍爲福。然彼有雌雄二劍。故不可制。若去二劍。則燕子之翼翦矣。吾亦不難手捫尾也。汝當先竊二劍。投諸污穢。彼來時。吾伏門外。汝大嗽一聲。吾卽至。約既定。燕子尾夜至。妓細語曰。儂與若共處久。未能盡歡。畏二劍故也。今夜君何不以劍付儂。儂別藏之。儂亦得畢其戰技乎。燕子尾卽解身邊劍付妓。妓視二劍。長但三寸耳。然精光炯炯。逼人。僞開笥什襲之。卻私籠袖中。挿便桶內坐溺其上。已而雲雨興。妓兩手緊抱。大嗽一聲。燕子尾已驚見。曰。吾今夜畢命於此。立起。手持妓足中裂之。姪已入門外。邏者畢至。

姪解身上帶繫之蓋亦師所授者。到督署。總制笑曰。燕子尾今日何不速飛。卽命斬諸階下。而二劍遂廢。此嘉慶末年事。或有爲二劍惜者。然此不祥物何足惜。燕子尾不足道。山僧習此。豈獨自殺其軀。燕子尾之擊。皆其孽也。

殺盡洋鬼子

夏子松侍郎同善。謂穆宗時。常伴讀。衷一計時表。私視之。爲上所見。詢是何物。侍郎直對。穆宗取而碎之。曰。無是物。卽不復知時耶。又謂穆宗以熱河之恥。切恨洋人。嘗命太監製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斫其首。曰。殺盡洋鬼子。殺盡洋鬼子。

彭文勤軼事

清乾隆朝士。屢於上前稱彭文勤公博學。疆記上思有以難之。值乙未會試。欽命詩題。爲燈右觀書四字。諸總裁覆命曰。叩請出處。時文勤適侍班。上目視文勤。文勤叩首曰。臣學問荒陋。亦不知詩題何出。上笑曰。是夕朕偶於燈右觀書耳。文勤趨出。上顧侍臣曰。今日難倒彭元瑞。按或稱是科文勤爲總裁。非也。

豪客自述

某豪客謂人曰。某年余北上。以余師相關十餘年。將便道往省。一日驅車出驛。有兩妮子。駕犢車。迎面而來。余視之。一男一女。男弱不過十齡。女可十二三耳。謂可戲也。阻其所之。女怒曰。吾輩早行。干君甚事。阻之何意。余笑謂之曰。若輩可兒。能往者。卽往。男捉女袖曰。姊何絮絮。是人惡賊耳。女謂余曰。觀君亦是豪客。殆欲鬪耶。余曰。幸甚。女曰。徒手乎。械耶。余思不如械。女卽持一短木棍。男持其稍長者。往還數回。余頗驚訝。竟被逸去。比明日。抵師家。師喜甚。命子女出拜。乃卽此兩妮子也。一笑而入。

張學會

張爾唯學會。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承澤。龔孝升鼎孳。曹秋岳溶。三先生於都門宴別。各攜所蓄名蹟相玩賞。張因出江貫道長江萬里圖。誇客諸公贊羨不已。欲裂而分之。張大窘。北海集古句戲之云。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詔吏

某布政請某學政酒。座間布政以多子爲憂。學政止一子。又憂其寡。吏在傍曰。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何云。吏應聲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共汲引。

之。

賊禿

有一行脚僧。無處掛單。餒甚。又無人與齋供。遂號於路云。念個饅頭兩口吞。有好事者。詰其不能。則云。出家人豈可打誑語耶。遂買與之。欲觀其吞法。以博一笑。僧張兩袖口。各納十枚而去。

况晴臯詩鐘

桂林况晴臯同知。善爲詩鐘。在粵東時。號召名宿。吟咏無虛夕。其咏紅樓夢白髮云。應號怡紅公子傳。已非慘綠少年時。冠其侶。或疑向來皆用綠鬢少年。然幽閒鼓吹。於孟陽夫人曰。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是未爲無本也。

玻璃頭髮

以玻璃而爲毛髮。已屬怪奇。近乃流行於婦女社會。更堪驚異。聞之巴黎婦人。以頭髮爲唯一之裝飾。用別人之毛髮。以爲不適於衛生。於是改用馬毛及植物之纖。然皆不如近日新發明之玻璃髮。細長輕軟。美麗而有光澤。且不容易污壞。故甚爲婦女社會

所歡迎云

御賜聯

粟香隨筆載程文恭景伊薨清高宗賜以輓聯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猶是老書生。熙朝新語譎程爲陳。而榆巢雜識謂是聯爲紀文達挽詞。蓋樓爲文達門人似不致誤。然語氣則似上賜。或文達代言與。

舌頭冷

某日天氣嚴寒。某茶肆飲客某甲曰。我身上穿有五六件之衣服。頭上帶有風帽。足上穿有絨鞋。非但不見熱。且齒戰不止。實頭冷哉。實頭冷哉。旁有一書獃子聞其言。似甚駭怪者。卽趨前問曰。爾舌頭冷乎。實頭冷誤爲舌頭冷。甲曰。冷也。書獃子曰。此可見爾之說謊也。某甲大異。不解其言之所由來也。乃曰。今日之冷。抑尙不謂冷乎。書獃子曰。今日天氣雖冷。然舌頭固未嘗冷也。苟舌頭一冷。則人亦休矣。冷者祇有身冷。頭冷足冷。手冷。固未聞有所謂舌頭冷者。此非爾之謊言耶。某甲知其誤也。謂之曰。君差矣。我之所謂實頭冷者。蘇州之士語。卽實在冷之謂。非舌頭冷也。書獃子始恍然。謝罪。

而去。

許女士絕句

許女士孺。浙江錢某之繼室也。善於詞翰。嘗有絕句詩云。鵲噪未爲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吉凶事。不在鳥聲中。居今日學術昌明之世。堂堂鬚眉中。尙有迷信吉凶者。其智慧又在女士下矣。

苔衣

菲蝶南第四者。西班牙航行歐非之船也。其船主亞斯於海爾氏。新近於十五米突之海岩上發見一種青苔。此苔色黃微綠。蔓生岩畔。茸潔柔細。殆如絲然。取出輯爲汗衫。夏日服之。爽滑無比。現已四出尋芳。得多量以供紡織之用。據云。此物惟生於自十米突至三十米突之海底。其過深過淺者皆無之。其苔之附近。星魚最多。蓋產卵其中云。

嚴嵩父子遺蹟

京師前代名人所書商店扁額。半皆燬於兵火。現惟嚴嵩所書之六必居三字。嚴世蕃所書之鶴年堂三字。遺傳至今。巍然獨存。查六必居爲油鹽店。在前門外糧食店路西。

字義不可考。而字體整齊劃一。鐵畫銀鈎。不愧名手。不得因其人而少之。鶴年堂爲藥鋪。在菜市口路北。尤爲筆力堅勁。古雅絕倫。在乃父六必居三字之上。絕非庸手所能。夫二扁流傳。已數百年。其翻刻不知幾次。而精神完好。筆致不走。非古人遠勝於今人耶。然古人所書者。亦不知凡幾。而獨存此二者於通衢之間。殆天欲其父子遺臭於無窮耶。按嵩本有才名。初仕南京禮部。人多稱之。後因議大禮案。附和張驄桂萼。熱中富貴。始壞心術。世蕃才更優於嵩。不能幹蠱。轉以濟惡迹。其貪淫誤國。罪通於天。與檜賊齊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稱之。乃其惡札。幾經滄桑。而猶留於人間。謂非遺臭而何。

李世傑

清中葉漢名臣以貴進者二人。一李世傑。貴州黔西州人。初爲江南某司巡檢。高宗南巡公司。船跳木。時雨後泥滑。上登舟。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撫縛公請命。上笑曰。此其忠愛之義。命立擢知州。後官四川江南總督。以廉能稱。高宗屢欲以爲閣臣。尼之者言不由科目。例不可。乃止。蜀中自金川用兵。府庫空竭。公督川時。又承福康安積奢。後州郡皆疲敝。公設厲禁。府州縣無事不得入省。來者不過數日。不得音樂宴會。飾輿馬衣。

服。朝珠之香楠碧霞犀。蟒服之刻絲顧繡。皆有禁。公官數年。未嘗宴一客。成都將軍新蒞任。饋一蒸豚。一燒羊。使告曰。聯以佐家。謙也。元日。飭廚爲蹕籩十數。斟下屬。謁見。設以飼之。出受禮畢。卽令府廳州縣謁司道。州縣謁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屬官。雖不接見。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日暮始歸。徒苦僕從。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始革。及督兩江。福康安征臺灣。檄調督撫府庫餉銀。惟公力持不與。曰。此朝廷庫。不見部文。徵撥。誓不敢發。福無如何。

特授巡檢

廣州某巡檢署特宏偉。埒司院。且是巡檢繫銜。必特授。聞始自雍正中。某公爲世宗舊人。特卑是官。後遂相沿。李孟美春冰室野乘。記富陽藍某爲內閣供事。由世宗特旨補授廣東河泊所官。當卽此事。

李正華

掖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

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携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爲掀髯大笑。正華獻縣人。守松多惠政。王漁洋稱爲近日廉吏之冠。宜其與侍御臭味相孚與。

求認總統爲父之幼女

美國新總統威爾遜。近接馬利省一幼女書曰。余今投函。欲求總統收余爲義女。余一孤苦無告之女子也。行年甫十有三。而已自食其力。風聞總統慈愛。故極願爲總統之女。況總統之女公子。今皆長大。余意總統亦必樂得一年幼之義女也。總統得余書。度不至以余爲侮慢。苟能鑒余之誠意者。則請惠余好音。以慰余望。威氏得書。尙未作復。此幼女之名氏。亦未肯以告人。或竟許之。在未可料。此又一趣事也。

商婦長歌

有商婦病篤。其夫不歸。作長歌以寄之。良人重利輕別離。東走南陽西走越。君今棄妾不思歸。萬里關山音信絕。妾身未嫁守深閨。那會知有別離苦。自從一去幾經秋。朝夕

思君無去路。思君滴盡眼。中淚淚珠滴。盡眼欲枯。幾回對鏡。爲君愁體瘦。形枯對鏡羞。妾身本是儒家女。九歲攻書讀經史。讀書不知行路難。自謂嫁夫宜。得所夫君好。作商棄妻復棄子。妾年二十六。衾枕孤眠。獨朝觀城頭。雪夕見華山。翠愁君西蜀。路崎嶇。展轉教人心欲碎。蜀江水碧。蜀山青草。野草閑花處。新當年耳畔。叮嚀說莫學。王魁負桂英。錦城雖快樂。不如歸家好。祖宗遺有舊業計。何遠求名利。知君鐵石作心腸。更不回頭。思故鄉。鴻燕年年至。雙雙雁。結行在天。比翼鳥。物像亦如此。何況人爲萬物靈。含牙帶髮。不相似。嫁夫了平生。今反爲夫諛。妾今沾病無湯藥。憂愁交集誰堪訴。生理豈不做。有謀皆不富。何須奔長途。青春等閒度。吾州多富翁。財積似石崇。朝歌夕宴樂。妻孥享萬鍾。惟有兒夫身。落魄梗跡萍踪。意飄泊家中門戶。誰主持。拿得鷹來走了。兔椿萱生可憐。雙雙赴冥路。二親待汝歸來葬。汝不歸時。誰主張。此時此際。說不盡。留與傍人作話柄。君今棄妾不思歸。他日回來無會期。一男一女誰爲養。可憐弱幼倚阿誰。衣裳鞋襪。妾針綫衣是綾羅裳。是絹我今吩咐。景春收（景春卽其子也）留待歸來與君看。歸來何定再續絃。未必他人似我賢。吾今死去不復生。生死兩途難會面。願君速歸。願

吾兒。憐兒。孤幼。被人欺。信手剪香雲。香雲付君看。今生情已已。來生再結緣。詞雖粗而情切。讀之不禁下淚。

南非婦女之奇飾

世界婦女裝飾之最奇異者。莫如南非洲哈特爾部土人。該部婦女自十五六歲時。即用錐穿其耳鼻唇乳等處。皆成巨孔。貫以木片。或動物之骨。穿孔愈多者。則衆愈以爲美。至有一女百孔之說云。

盜卑勒軼事

盜卑勒法之大算學家也。生平嗜鷄蛋。他人竄輒不如意。以爲無時表以決時計。則終難合度。乃左手持蛋。右手執表自竄焉。久之。著未成。盜卑勒木立不移。司火者怪而起視。則蛋固在手。所竄者時表也。急而請曰。蛋……蛋……殆誤矣。盜卑勒乃恍然曰。誠然。誠然。誠然。然余固以爲蛋已在釜矣。

刀術

徽州程某家。一日。忽來衣服襪縷者三人。各手一刀。至院。乃以刀柄納土內。刀尖卽向

上。一人袒腹向下一躍。揮刀尖上。又一人立其背上。竭力蹬之。刀遂由背穿出。血流如注。忽立起拔刀。則腹間已無絲毫之傷。而血跡亦隨之不見。又一人以小刀納口中。未幾穿頭頂而出。既出而頭亦宛然。毫無傷痕。口喃喃作乞憐語。家人逐之不去。己而一老僕王某至。乃向三人以手作勢曰。爾等豈不識此耶。三人色變。默然去。蓋是三人。乃所謂走江湖者。以刀揮腹等術。乃障眼法。老僕知其暗號。故作是勢以使之去也。

周忠毅公

歸安朱梅叔翊清所著埋憂集第六卷附記周忠毅公。蓼洲嘗爲杭州司李云。案爲杭州司李者。周公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諡忠介。忠毅乃周公宗建。字季候。號來玉者。諡也。然忠毅亦嘗爲仁和令。

有事弟子服其勞

某老儒年邁無子。置側室四以謀後焉。然羣雌粥粥。相與爭鬪。某以年衰質弱。錢刺不利。免戰之幟。時宣布於諸娘子軍前。一日歸自書館。喜形眉宇。謂其妻妾曰。今可對壘矣。惟須各獻四書一句。以備採擇。偷詞意恰合者。吾當從之。其妻先應聲曰。『君子用

其一緩其二。其次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四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施四者。』五曰：『尊五美。屏四惡。』某聞之。知諸姬各不相讓。且辭意俏俊。出言有章。遂嗒然相顧。仍歸書齋。至則受業某垂頭而睡。忽聞太息聲。遂知先生之歸。將有以囑於己也。遽然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老儒憂憊之餘。遇此景况。亦祇抑鬱沮喪而已。』

方生

有方生者。好滑稽。一日。遊於鄉間。見農夫種苗。問之曰：『幾行矣。』曰：『三行矣。』曰：『幾株矣。』農夫莫對。生曰：『少頃。我卽來。須告我。』遂了了而去。農夫歸家。命其妻代種。已將株數數之。妻問何故。農夫告之。妻曰：『易耳。可勿數也。待彼來時。可問其行經幾街幾步。彼必不能答。如其教。果不能答。方生問何人所教。』妻曰：『方請見其妻。許之。至其家。跨一足於檻內。一足留於檻外。問其妻曰：『汝知余此足進乎。抑此足出乎。』農人之妻。卽至內取柶子出。坐其上。而問曰：『汝知余爲溺乎。爲糞乎。』生語塞。不能答。遂懼而遁。

犯淫

前清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爲淫三婦。七屆維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爲鬼域。悔從齋地結鴛鴦。寄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閑花豔且香。此可爲淫人閨闈者下一鍼砭。

美洲古蹟

距哥崙布尋得美洲之千年前。已有中國人至其處。是說也。有種種之証可據。而最確者。爲近年於中央亞美利加洲所發見一佛寺之古蹟。推其物質。當是千五百年前之物。蓋爲支那宣教師所建。而其後千餘年始爲西班牙人等所毀者也。夫哥崙布之得美洲。歐人推爲世界空前絕後之事業。而不知中國人乃早捷足而先得之。惜乎無後繼者。遂致湮沒而不彰也。

雌而雄

河南杞縣西南鄉。距城三十餘里。名沙王寨。有黃姓者業農。生一子。年二十餘。娶趙氏之女爲妻。已親迎矣。少年得婦。伉儷甚篤。居三月。始知其新婦有異。坤道之處。恐遺伯道之嗟。商之女父母。令大歸。以全兩姓嗣系。趙氏亦不能責婿家無端生事。有負情義。

及女大歸後。其父母頗慚憤。乃爲之計曰。以不男不女之身。作旋乾轉坤之象。與其雌伏終身。任人指摘。曷若雄飛半世。壯我門楣。遂遍邀親族。說明原委。改其束裝。放足刺髮。從此易髻而冠。雌效雄鳴。未幾。娶妻授室。竟得弄璋之喜。抱子呱呱矣。噫。設其終身雌伏黃家。或可結胎受孕乎。記之以供研究生理學家之參攷。

湯蟄先

湯蟄先京卿。不善作大字。而慕名者罔不欲得一字爲榮。遂倩王鄒二君爲之捉刀。卽京卿贈人之筆。亦無親書。往年與張季直殿撰偕行北上。抵漢口。逆旅主人以二君名滿海內。出楮墨。各求一聯。殿撰知京卿之不善書也。故激之曰。蟄老先書一聯。某卽奉陪十聯。京卿不得已先書。自謂惟此一聯。不倩捉刀耳。

于清端公軼事

前清于清端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以副榜銓叙縣宰。官至兩江總督。公清介絕俗。尤善治盜。抵兩江任時。官吏憚公名。遠出迎。公日盱不至。方驚疑刺探。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節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司某公。年家子。

也。從容言公過清廉。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爲壽。不如以魚壳壽我。蓋江甯有劇盜。號魚壳。恃其拳捷。且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擒。久爲民害。公已訪聞。故云云。按察司喻公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悉握其手。曰。我等顏面寄汝矣。汝其勉旃。翠亭乃質妻子於獄。值魚壳方會羣盜。張飲秦准。乃僞爲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而疑之。刃肉衝其口。翠亭仰吞。神色不動。魚昨曰。子胡然。子非匄也。子爲于青天來擒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魚跪而受鎖。擁赴獄。司府縣實於衢。是夜。公秉燭坐。梁上嗚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乃脫冠几上。指其頭曰。取去。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手奇痛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以酒。縛至箭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仇。趨轅將跪告情實。而公已令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矣。

以盜治盜

于公先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閼高垣。捕役多取食焉。慮少遲緩。奸不可得。乃半途微服。備於其家。詭名楊二。司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無幾。何盡悉盜之伴。侶。胥。暨。機。密。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稱。妮。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初。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袖。出。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

請速去

里中某少婦。夫妻素相愛。一日。婦忽謂其夫曰。君真愛妾。能從妾之所欲乎。夫曰。吾敢不從卿之言。婦曰。果然。請速去。今夜妾已約他家郎矣。

詠別詩

清初有無故休妻。其妻臨別時。詠別詩一章。內有句云。人亦淡如秋後葉。一回相見一回疎。慘惻備至。

壯麗之庖廚

世界皇室之庖廚。以波斯爲最壯麗。見之者幾詫爲宮殿。其天花板均髹以極工細極昂貴之綵畫。其柱以大理石及瑪瑙砌成。火箸及零星用具。概以銀製。餘如盃皿小鉢小刀食叉羹匙等。悉用純金。或且嵌以寶石。說者謂波皇庖廚及食具品物。算作金幣。至少亦在一百萬元之上。

杜憲英

杜憲英。開封人也。父故精拳勇。而無子。憲英盡傳其學。及長。適中表周姓。周亦以勇聞。河濟間。咸豐時。土寇犯開封。旁掠村野。周集鄉兵禦之。夫婦更番出戰。頗有殺傷。一日。周追賊中伏。馬蹶被擒。女率壯士數十人。出入賊中數四。求周不能得。賊退。徧跡逃亡。又不得。乃獨聚一婢。度淮而南。訪周消息。一日。泊舟江港。有商船先在焉。船中資貨甚鉅。頃之。岸上有儒服者三人。意態嫺雅。與諸商人遙語。歛洽既通。逡巡登舟。劇談盡歡。而後去。近岸有一破寺。丹青剝落。老木欹疏。一僧瞑坐樹下。時時開眸一瞬。女語婢曰。是眈眈者。寧非垂涎於彼舟乎。婢曰。亂世懷璧。固禍是賈。奚預我事。女曰。雖然。亦可哀矣。諸商微聞之。又覘女神氣英毅。知非常人。急登舟乞援手。女曰。甯獨彼老僧而已。向

之登舟而致款曲者。獨非僧黨乎。商曰。固然。且將奈何。女曰。無恐。吾自當之。因戒令閉
艙安坐。卽有所聞。毋驚擾。敗吾事。商歸如教。屏息以俟。夜三鼓。聞岸上簷栗聲。數十人
呼譟登舟。槳而前者僧也。女自己舟躍出。劔斫之。中項而殞。墜於水。衆怒。共出短兵斫
女。女縱橫格擊。良久。盜悉敗登岸。一盜自船後登篷。欲發洋槍。婢縮流星鎗擊之。亦墜
水。衆始散去。時天已黎明。商人相率焚香拜女。謝再生恩。方慶慰間。忽飛艦十餘艘。蹴
波而來。衆大驚。謂盜來報復也。既至。則水師總兵巡江者。因召諸商問被盜顛末。商具
言之。總兵驚歎。因請見女。展邦族。喜躍曰。杜娘尙識我乎。女愕然。諦視良久。心疑其夫
然不敢遽對。總兵乃曰。杜娘忘嵩山射虎時乎。斯蓋其閨中隱語也。女應曰。果爾。君開
封周某耶。總兵曰。然。蓋周被虜後。乘間逸出。爲王總鎮義子。立功行間。亦積官專閫矣。
因相持悲喜。同載而去。未幾。引疾歸。夫婦偶咩。見者不知爲二品大員也。

何子貞

何子貞太史嘗讌客。有狂士某。喜訾人短。偶問一客小篆。客曰。泉孫。狂士斥爲不通。何
曰。非不通也。某兄之祖。別號漱泉。泉孫二字。所以承其舊也。狂士不信。何曰。古有水母。

既有水母。卽有泉孫。此實君之不通。非某兄之不通也。狂士默然。一座稱快。

于夢麟先生之高祖

于夢麟先生。又字瘦霖。名煥采。金壇人。于氏爲金壇大族。科第特盛。鼎甲蟬聯。先生嘗言其高祖某公。少舉於鄉。不務正業。嗜博。喪其產。爲先德所逐。懷挾一金。意在北上。省其世父侍郎某公。甫出里井。有巨博場。以骰子占勝負。博者皆公車之士。羸卽席捲歸之。公卽意動。唱言吾乃金壇子。某願得入局。衆共許之。試質所懷。有富翁已擲得全六。公見所投已輸。奮臂而爭曰。吾尙未擲。甯不能勝。衆嗤其妄。富翁笑且解曰。讓于孝廉一擲何妨。如數過我。願進贈之。蓋明知骰子數止三十六點。無以加也。衆遂無言。公乃把袂一擲。五子皆六。惟一子盤旋不定。衆已共怪。俄見一子砉然裂爲二子。乃成一三一四。合成三十七點。衆莫不失色。公卽囊括所有。竟得二百餘金而去。及抵京華。春闈已畢。寓一櫺衙。不敢逕謁世父。以小紅紙標其廬曰。金壇于某寓此。一日。侍郎訪舊過之。見而怪。詔曰。此吾姪也。卽遣奚詢之。果然。遂逕入責公曰。汝來京。何不造我。汝父書來云。汝不務正業。吾正遺書屬汝來京。欲教督汝。何不遂見我耶。公頓首涕泗。願受鞭

撻侍郎乃命公移寓其邸。令肄舉業。公出所作請質。番皇魁偉。廟堂大器。侍郎喜曰。此吾家鳳毛也。時高宗正爲皇太后祝釐。羣工所擬頌嘏之章。均不愜上意。侍郎乃命公文成。進呈宸覽。純廟大說。詢出公手。卽賜一體殿試。遂入甲科。連躋顯仕。

聰明女子

有一人懸綯一疋於長竹竿之頂。令於市曰。能不升梯。不倒竿。此綯任其取去。三月無應之者。一日忽一女子舉其竿。直走至有井處。以竿插井中。取綯而去。蓋女子爲江湖走索者有所悟耳。

極妙析產法

某有三子。臨終遺囑。將所遺馬十七匹。遞分之。長子得二分之一。次子得三分之一。幼子得九分之一。照分數法計算。長子應得八匹五。次子應得五匹六六……幼子應得一匹八八……數均畸零。勢非將馬分解。不能照分計。無所出。鄰叟聞其故。乃別牽一馬來曰。以此馬加入。我當爲汝曹遞分。連原有馬十七匹。共爲十八匹。長子二分之一得九匹。次子三分之一得六匹。幼子九分之一得二匹。共十七匹。尙餘一匹。鄰叟仍牽

之歸。

杜婦遺詩

明亡後。清兵入燕京。有杜氏婦。夫早死。色美麗。性淑靜。不苟言笑。爲一兵所見。擄之去。欲汚之。婦曰。待我祭亡夫後。乃從爾。兵信之。婦攜酒飯。至武定橋哭奠。賦詩曰。不忍將身配滿奴。親攜酒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留得清風故國都。遂躍入河中而死。

食物之異

廣州食物之異者。如食蜈蚣。毒蛇。貓鼠。皆謂味至美。食蜈蚣者。自其尾一吸。而遺其蛻。食蛇者。置大小毒蛇於鐵籠中。俟其相嚙。弱者盡死。其一僅存。乃食之。以蛇與貓並食。謂之龍虎菜。以鷄與蛇並食。謂之龍鳳菜。食鼠則其來已久。倦游錄云。廣南人食鼠。謂之家鹿。

陳璧與閻錫齡

庚子前。陳璧官巡視中城御史。京師路政不修。遺矢觸目皆是。又人家率以穢物傾門外。壘壘如小阜。經年無人過問。陳視事後。於所轄境嚴禁之。京師畏巡城御史過天子。

令出果有效。陳更出己資。平其小阜。使皆成坦途。以是行人德之。某道監察御史閻錫齡。山右人。居其轄境中。己亥。爲子娶木商女。女曾認某王福晉爲義母。迎娶之日。妝奩多至百餘起。璀璨耀目。半爲福晉贈。估值將近萬。遠近爭羨。豔之。庚子亂時。二人皆無所損。幸兩宮回鑾。張文達由廣東學使任滿。自行在授總憲。隨扈返京。僦居中城境。聞人追述二人事。乃舉陳而劾閻。疏語保陳辦事勤能。而指閻爲巧於鑽營。蓋皆有所指也。時陳已轉給諫。經文達薦。不數年。卽長郵部。乃卒。以好貨敗。閻落職。僑京師。以書畫自給。其人實謹厚一流。爲子議婚時。木商女甫二齡。初不知其異時。乃母福晉亦冤矣哉。夫聽與人之誦。以進退庶僚。其不盡可憑。猶若此。奈何世尙有以言舉人者。

額勒登保

嘉慶時。額勒登保。姓瓜爾佳氏。嘗勦教匪。追賊入蒼溪。我軍敗。而賊首王登廷。尋爲南江團勇盤獲。據實奏聞。諭曰。額勒登保。此次盤獲王登廷。與所奏蒼溪一帶官兵挫折之事。相隔止一日。使他人處此。必諱言失利。將王登廷作爲陣獲。以掩敗爲功。今據實直陳。不稍存諱飾。而於鄉團盤獲王登廷一節。並不攘爲己功。真不愧經略之任。額勒

登保嘗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向前。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向前。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耳。生平操守尤嚴。凱旋日行。李蕭然數騎而已。此尤難得。

瞽者

田間二瞽者由官路千丁而來。且行且語曰。我等雖目無所見。然較農人沾體塗足。與牛馬畜生無異者。判若天淵矣。農人聞而惡之。思洩其憤。適有殯於野者。農人乃往假其鑿。僞爲職官而呵導者。斥瞽者衝犯鹵簿。以匾擔笞其臀。各數十。乃叱之去。瞽者行數武。復相語曰。終是瞎子便宜。不然。必帶回衙署懲辦矣。農人嗤之以鼻。

蔣子雲宮詞

嘉靖臨御久。簡於視朝。日居西宮奉道。初用邵真人。繼用陶真人。官皆極品。后妃而下。法服以從。蔣子雲宮詞云。君王親着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寶。光夜半。碧壇星月冷。九天仙樂下。鸞鳳離宮。複道接蓬萊。雲繞千峯五色開。香輦無塵。珠箔捲。後宮遙望。一作從。上陵回小年。選入蕊珠宮。紫閣玲瓏十二重。日侍上眞修法事。水晶盤捧玉芙蓉。

碧殿瑤壇。禮上清。桂花冲露。浸銀屏。雙雙玉女。扶青案。跪啓琅函。諷道經。

同州聖教序

聖教序有兩種。所謂同州聖教序者。今世相傳。褚河南所書。而吳君徵譽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沒。在顯慶二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未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不可不知。

新鮮稱謂

甲乙二人閒談。甲曰。今舉世皆稱先生矣。蓋以此代替大人老爺大老爺等之俗稱也。敢問老太爺老太太少爺小姐等。亦有伐替之稱呼否。乙曰。安得不有。大人老爺。既改稱先生。則先生之妻。可稱正旦。先生之子。可稱小生。先生之女。可稱小旦。先生之母。可稱老旦。先生之父。可稱老生。以類相推。餘亦可得。甲點頭領會而去。

弔瓊花詩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之。作亭花側。榜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華。

孰爲草木無知乎。鄭所南先生有詩。弔之曰。南土新飛劫。火灰瓊仙戀國暗。驚猜定應攝。向天宮。種不忍。陷於胡地。開花死青春。禽鳥哭城埋。黑氣鬼神哀。一朝枯枿交高樹。傳得歡聲沸。似雷。趙崇國亦有絕句。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列瓊妃烈女中。李秋厓亦作揚州慢詞。因長不錄。

猿乳

法人在東阿非利加洲購取巨猿兩頭。以其乳哺小兒。壯健勝常。惟猿絕淨。必先設法拘執之。然後可以擠乳。並考得猿乳之宜於人。與牛乳如十與八之比例也。

張蔭桓軼事

前清科舉盛時。舉朝爭以甲榜爲重。故凡各部院之尙侍九卿科道。除旗員不計外。無非甲榜中人。至其人之學術何如。品詣何如。皆在所不計。純以資格之前後爲升轉。其有以孝廉或生監捐納京職者。終身不能得一官。數十年不能進一級。故京中有白首爲郎之語。間有一二大員。起家異途者。人均鄙而薄之。南海張蔭桓。起自薄尉。粗識文字。中年後始力學。四十歲卽出持使節。入贊總署。工駢體古文。善繪事。在總署時。才略

遠出諸同列之上。然以其出身不由科第。以流官置身卿貳。譽之者少。毀之者多。戊戌政變。翁常熟去國。某御史奏參之。朝旨命步軍統領抄沒其家。經榮祿力諫而正。嘗見其爲人畫扇面。烘染濕雲。作欲雨之勢。下一童子。放紙鳶於雲中。手牽一線。立於危石之上。題句有云。天邊任爾風雨變。提定絲綸總不驚。蓋卽紀其事也。張公之襟抱。已可想見一斑矣。

顛倒語

客有好作顛倒語者。每取古言俗諺。反覆成文。不獨別饒意趣。抑亦有至理存焉。略誌如下。古語云。『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改之爲『富貴則父母不子。貧賤則親戚畏懼。』古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改之爲『爭利者於朝。爭名者於市。』古語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改之爲『欠債償命。殺人還錢。』古語云。『吃在肚裏。着在身上。』改之爲『着在肚裏。吃在身上。』其言大率類此。謂爲有心諷世也。可謂爲信口開河也。亦無不可。

某妓詩

京都某妓曾作詩與其所好以代柬。詩云：秋風容易怨芳時。祇爲情得不諱癡。多謝檀郎無限意。纏頭贈得阿儂詩。掩面迎人亦自羞。一身多病復多愁。那堪歲月匆匆過。客裏光陰又感秋。舊事重重漫共論。三生密約最溫存。比來幽遠君知否。幾度臨風拭淚痕。不特憐君更自憐。華鬢小劫感前緣。茫茫苦海回頭處。已是沉淪十七年。薄命如花墮。溷人多君愛。護十分真。可憐醒得青樓夢。尙是鸞飄鳳泊身。

銀杏自焚

瞿冕垓中書士勛云。靖江城東有老銀杏一株。殆數百年物。嘗見兩次發火。樹殆無傷。此與趙甌北簷曝雜記所記常州學府中銀杏自焚同。然杭州清泰門外一老樹。根幹旁薄。一夕自焚。鄰近驚爲火警。此樹遂卽焦萎。則非銀杏亦能自焚。但銀杏無傷耳。

清室選女

清咸豐初年。有旗人驍騎校尉某氏。年老無子。只一女。家赤貧。無以自給。恃女以針黹縫紉。得資爲養活。女略識文字。有暇。每聚鄰右孩童。教以讀書識字。藉博升斗爲輔助。清例每數年一選旗民中女。入宮服役。名爲秀女。入選者。別家人父子。處之禁中。終歲

不能通音問。甚且終身不能復出。雖生離。無異死別。旗女均視爲畏途。定例褻嚴。一日。禁中選女期屆。女名在籍中。女聞報。失聲痛哭。自念此去萬一入選。一身不足惜。如父母年老無依何。籌思至再。每思奉其父母遠遁。格於有官吏監守。不果行。期既屆。不獲已。隨衆往。由內務府率之。排班於坤寧宮外候駕。由黎明候至日昃。饑渴交迫。相向而泣。監者叱之曰。聖駕卽至。敢如此。不畏鞭笞耶。衆聞言。不敢發一言。均戰慄無人色。女憤極。盛氣相向。厲聲謂監者曰。別父母。去室家。一入宮禁。卽同幽閉。終身不復見其親人。孰無情。能不涕泣。吾且不怕死。况鞭笞耶。且洪楊亂久。據長江。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亟亟求將帥。恢復疆土。而猶強擢民家女。幽之宮禁。是留心女色。而忘宗社之重也。言未畢。駕已至。監者急掩其口。強之跪。女初倔強。不肯屈膝。上已微聞之。詢其故。女侃侃奏對如前語。上欣然。目爲奇女子。命引入宮見后。時某王方喪偶。謀續娶。上卽以女配之。而罷所選秀女。

文宗遺詔

清文宗崩時遺詔。慈安及恭邸得處置慈禧。慈安以穆廟親慈禧子。遂引與共政。慈禧

始頗懼慈安。及慈安有不決之政。慈禧輒爲之一言而斷。慈安反資爲臂助矣。一日會燭下。慈安謂慈禧曰。吾與若親若姊妹。何事不可言。卽出遺詔示之。慈禧色變。跪而涕泣。慈安掖之起曰。若無懼。吾焉用此。卽引火焚之。而慈禧自此肆矣。向傳慈安之崩。實無恙。食慈禧所餽一餅耳。

王文恪公軼事

蒲城王文恪公鼎。爲清宣宗朝名宰相。長戶部十年。綜核出入。人莫能欺。管刑部。多所平反。先後讞獄九省。理重案三十餘起。彈劾大吏不少。瞻徇。勘兩淮鹽務。奏節浮費。革根窩等八條。並請裁鹽政。由總督兼轄。淮綱爲之一振。道光二十二年。河決開封。公奉命往治。駐工六閱月。糜帑少而成功速。皖豫之民。至今德之。還朝。值西夷和議初成。公侃侃力爭。忤樞相穆阿公退。草疏置之懷。閉閣自縊。冀以尸諫。迴天聽也。時軍機章京領班陳孚恩。方黨穆相。就公家滅其疏。別撰遺摺。以暴疾聞。設當時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罷豈待咸豐初年。蕞爾高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驕橫如此。吁。朋奸害正。擢我屏藩。滄海鯨波。滔滔靡底。聖君賢相之靈。當亦在天齋恨矣。

張船山軼事

張船山先生。嘗於吳門密蓄一妾。其夫人不知也。後與其夫人遊虎邱。故使相遇於可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先生賦詩曰。秋菊春蘭不足齊。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峨眉鬪尹祁。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今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人韻事。足爲山塘生色。

兩位令正

某僧善詼諧。嘗招名士數人小飲。酒酣。或問僧曰。師父有幾位令正。答曰。老僧止有兩位。衆咸錯愕。僧笑曰。寒天我有湯婆子。夏天我有竹夫人。衆乃爲之絕倒。

金剛鑽衣

法國某伯爵夫人。素愛裝飾。其衣服之新奇。一國無有出其右者。一日赴宴。其所着之服裝。光耀燦爛。炫人眼睛。一座爲之驚迷。及諦近視之。始知綴以金剛鑽。其價值十數萬磅云。

峨眉僧

王征南拳術爲內家之正宗。傳征南之術者。首推餘姚黃百家。顧百家不以拳名。蓋百家入清後。注意科舉。習經生業。不復解衣跳躑矣。相傳征南之弟子頗多。有張某者。其藝不在百家下。少習狎邪。家稱中資。悉爲纏頭費。傾盡流而爲盜。時來往於山東河南間。凡習少林拳者。無不當之輒靡。蓋張某於內家之六路。練習純熟。而尤長於斫。所謂滾斫。柳葉斫。十字斫。雷公斫。皆能精心獨往。挾此術以行劫。衆莫如何。天幢寺。豫省某縣大刹也。僧徒百數。寺產極豐。布施者復絡繹不絕。一日有津商某。以五百金祈福。行近寺門。被張某刦去。衆僧徒從而追之。連數十人皆仆。一掛單僧笑曰。諸師父拳術。雖皆少林的派。然非彼敵手也。窮僧十年未出手矣。姑一試之。言罷。解衣迅速追上。張亦以手撲之。僧閃過。張知有異。挾金而走。僧曰。毋走。言罷。卽躍上。張置金於地。回身用抱月勢。右足向右稍後。左足隨轉作坐馬步。兩手相對。是時僧已以長拳逼張乳際。張急用前手抹下。後手斫出滾斫而上。僧急以兩手着脚。以左手撒開。右足隨進。又以左手着臂。右手撒開。左足隨進。張之滾斫忽亂。急退歸原路。僧隨以朝天勢直上。張知不敵。一躍而逃。僧亦不追。挈金返寺。衆僧皆來道殷懃焉。此僧行止頓異。無定名。甲詢則

以此名對乙詢。又以彼名對衆。因其來自峨眉。遂呼爲峨眉僧。云有知之者。謂僧之師某嘗學於單思南。王征南亦單思南弟子。皆爲內家拳云。

趙爾巽

趙爾巽微時。有人潛畫一聯榜其門。曰爾小生生成刻薄。巽下斷斷絕子孫。可謂虐矣。趙次日閱之。因易數字。復榜諸門。曰爾小生來本性。巽下斷斷不容情。亦巧矣哉。

包村

咸豐庚申之變。紹興府盡下。而諸暨之包村。獨堅守不破。曩見中國秘史中曾一記其事。馮小洲言其先德與包某爲中表。包既被困。求救於蘇松太道某公。（似是應公寶時）某公謀於屬。誰可使者。馮自白與包有雅故。願受命。是時洪楊兵圍包村者十重。馮歷數險達包所。包甚喜。留之。爲言大兵急至。可救。吾力可十日守耳。乃導馮觀其營壘。略似八陣圖。爲指畫攻守。方語未畢。急勒馮倒地。則飛彈激激掠面而過。包曰。是敵中某將。號神槍者也。謀吾者數矣。惟吾能避之。馮宿其營。一夜凡數徙。一夕倏起。令軍中急備西北。有非常。俄敵果衝西北。有備而返。其營外環之以濠。設機穿其上。有探者

入輒覺。往往殺其人。擇面似者。教以術。即使探敵情。得其虛實。避實擊虛。無不得利。一日。召馮泣曰。吾事不濟矣。敵嘗啗我重利。欲我不爲梗。吾不許。茲空紹興一府衆。來決一戰。吾力已弊。且不忍重傷我鄉人。吾去矣。兄欲去。則請今日卽出。裝令馮效敵人所爲。指其途而別。遂不知包所往。

禁烟笑話

某甲爲禁烟調查員。一日。偶於市上見某姓家檯上置一煙缸。於是遂指某姓爲私吸者。將某姓與煙缸一併帶至警局。巡官見煙缸屬實。遂判某姓以私吸罪。某姓不服。起而質巡官曰。公之判我私吸罪。以何爲證。巡官答曰。以煙缸爲證。某姓仍不服。再質巡官曰。有缸無煙。何以知我爲必吸。巡官答曰。斯缸固明明儲煙之具也。某姓曰。既如此。則我有一疑問。請公爲我解之。設有一男一女。相聚一處。能謂其通姦乎。巡官曰。不可。某姓問曰。何以不可。巡官曰。未曾交。烏得謂之通姦。某姓曰。然則但有缸而無煙。何以得謂之私吸。如公以我有缸而判我私吸。則一男一女。同在一處。亦得目爲通姦。巡官曰。何故。某姓笑曰。公豈不知彼二人有生殖器耶。巡官語塞。遂釋之去。

莫不狂笑却走

君君惡人遺溺。大書於牆上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見者莫不狂笑却走。

方哇蘭女史遺詩

方哇蘭女史遺著甚多。昔曾見之於某友家。尙憶感懷一首云。鴈影橫秋水。蛩聲亂夕陽。家貧親戚少。秋老雨風多。客舍無青眼。家園有白頭。月高人影小。露重竹梢低。性難諧。俗尙情不受。人憐林深惟見鹿。池盡不生蛙。晚煙圍樹影。疏竹散風聲。蕉葉通簾綠。林花帶露紅。病魔隨暑去。詩債逐秋來。七言如樓上日。酣紅杏雨陌頭風。冷白楊煙撲面。好風春淡蕩。如眉新月影。微茫人來老圃疏。籬外秋在斜陽古。渡頭綠林隄外吟。新雨紅杏花前哭。故人黃鳥無言春已去。青山有夢客重來。夙緣未了書千卷。往事渾同夢一場。千古江山雙淚外。半窗風雨一燈中。七里人煙山外市。萬家燈火水邊樓。

夜宿村郊

清許文簡公在告將抵邑里。夜宿村郊。時值久旱。有詩云。茅房夾長林。瀟瀟聲似雨。呼

童。啓。戶。看。月。明。風。在。樹。又。云。夢。入。闔。闔。宮。忽。聞。朝。鐘。起。倉。皇。便。覺。來。去。國。一。千。里。二。詩。似。矢。口。道。來。而。江。湖。廊。廟。之。情。綽。有。餘。味。真。所。謂。心。懸。魏。闕。者。矣。

求婚不允

一少年欲結婚於一少女數矣。少女不允。一日少年自訪之。謂曰。愛卿忍失僕之希望耶。少女曰。請少待。自今十年之後。妾尙不婚。則從君之命耳。

改曆

史稱秦以十月爲歲首。每年皆首書冬十月。是改歲首而不改月也。唐肅宗以建子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曰建子月。建丑月。杜詩荒村建子月。二年建巳月。正紀其事。是改歲首而併不用正二三等之月名也。今之改用陽歷。則改歲首而併改正二三等之月名矣。

王埤書法

部中爲名人會萃之區。其市招扁額。大卻皆名手所書。蔚然可觀。庚子亂後。燬於兵火者。不知凡幾。故現今琉璃廠肆一帶。間有一二。爲曾文正父子及祁雋藻翁同龢盛伯

熙寶竹坡等之手筆。然已成吉光片羽矣。清之末季市儈無識。爭以王埜之字爲題額。埜字極俗劣。譽之者謂其學翁方綱。實則方綱好處。埜尙未夢見。何能得其萬一。然一時風尙爭欲得之。當時有額皆書埜。無腔不學譚之謠。夫譚爲伶界之巨子。唱老生者如劉鴻聲。張毓庭。賈洪林。桂俊卿。孟小如。孟蒲齋。王幼臣輩。均專心致志。一意摹仿。尙未能得其全體。其學之宜也。王埜之字。庸俗不堪。寓目而商店爭相求題。則殊不可解。推厥原因。蓋埜本魯人。都中商業。魯人居其半。飯館綢莊。尤爲所獨踞。因同鄉之誼。又有勢利。見銅臭與墨臭。氣味相投。而埜字乃遍列於通衢之門楣矣。科舉時代。以時文小楷取士。非字佳者不能得翰林。今觀於王埜。竊知其有名無實。然埜猶能作逕尺大楷。較之不能握管者。已高出萬萬矣。

龍皮扇子

今日驅暑之電氣風扇。可謂極藝之精矣。然天寶遺事載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卽以此扇子置於座上。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取看。曰。此龍皮扇子也。案世安得有龍皮作扇子。惜其

法不傳耳。

墓聯

鑑湖秋女士遺塚。向在西湖之冷橋畔。當時有一老者。携一女登女士墓上。再拜拈香。留題一聯而去。其聯云：『浙東西窶獄成。三前岳後于浩氣。英風歸女子。』『湖南北高峯。有兩殘山剩水。驚魂血淚。葬斯人。』非有心人。曷能出此。

大言

昔有方士好大言。其同里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穉時。與羣兒往看伏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伏羲以艸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余因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昊天。余手爲拭淚。敦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余龍醢一臠。余誤食之。至今口尙腥臭。成湯開三面之網。以羅禽獸。嘗

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座。余飲酒過多而醉。目下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同里某唯唯而退。俄而有國王墮馬傷脅。醫者云。須得千年血敷之。乃愈。王下令求血。迄不可得。同里某言於王曰。臣里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効必神。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者吾雙親同慶五旬壽誕。東鄰老姥攜酒爲祝。臣飲至沉酣。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會活千歲。同里某最善謊說。君其勿聽。王乃叱而赦之。

說謊

南北有二人。慣說謊話。某日遇諸途。北人曰。尊處最熱。究竟其熱何如。南人曰。夏間有一猪客。趕三四猪而行。不及半里。已同燒烤一般。客則燒爲灰矣。南人詢曰。聞貴處極冷。確否。北人曰。其冷無比。一至九月。撒尿要帶棍子。南人問何故。北人曰。不帶棍撒尿。則尿結冰成柱。無物敲斷之。人在浴池洗澡堂內。缺柴頃刻。池內人卽凍死。南人曰。燒水之人。那時怎樣。北人曰。早已冷死。聞者皆掩口葫蘆。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軍裝生意者。嘗與中國官場酬應。不時宴請各省委員。以爲招徠。每宴會飯罷。出雪茄煙供客。概用上品。價值不貲。而華客每每食未半。輒輕擲之。行主人性素慤。且黠。以後宴客。卽暗易以最劣品之煙。而襲以最上品之煙盒。一日有某省辦軍裝之道員。素自名爲熟悉洋務者。至該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罷。主人出煙供客。道員矚其所裝之盒。訝然曰。噫。我知此品一盒當值十洋。卽抽取一技含嚼之。噴其煙。揚揚自誇曰。吾說十洋。味道果不錯。主人惟掩口胡盧。噫。西商在中國售洋貨。最重招牌。凡有仿冒其招牌者。必請官懲辦。蓋知中國人不論貨之優劣。而但看招牌耳。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蓋有以夫。

陳恪勤公

前清康熙雍正之際。名臣輩出。美不勝書。湖南湘潭陳恪勤公。賦性强直。初入官。卽誓以清白自礪。公諱鵬年。字滄洲。以康熙三十年進士知浙江西安縣事。累官至河道總督。方知江甯府事時。以力爭不得加稅。忤總督阿山。乃中以他事。落職按驗。下江甯獄。

江甯人痛哭罷市。士民揭帛鳴鉦。環制府質問者。繹絡於道。門者重閉。叫呼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釋之。使人謂數人曰。爾偶過此被繫耶。皆曰。非也。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耳。諸生俞養直繼至。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之不止。則懾之曰。卽擒治矣。養直卽挺身就縛。尋訛傳斃獄中。時督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邑生童譁曰。應試何爲者。悉火其卷去。且白使者請申掾。養直遂得出。及會訊。百姓夾左右道。人火一束薪燭公。來去如白晝。訊者以三木加證人。捽撫無所得。則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南市樓。月朔宣講。聖諭爲大不敬。擬斬。清聖祖夙知其名。旨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旨下之日。百姓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震天。其勤政愛民。感人之切。有如此者。方在江甯獄中。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值得。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官。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告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知不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以是得不死。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邵雖同知。乃公直轄。聞之大起恐慌。勉來謁。公無言。李心乃少安。疑公忘之矣。亡何。黃河南岸崩。時芻蕘悉昂貴。治需萬金。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嘆曰。鵬

年餓江甯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觴。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瞠視。不知所爲。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而奴捧饜餈罇出。磁而鵠金者也。狀獐惡。公起手斟之。偏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死我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救書斬汝首。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墜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頃家治河。河平。來驗者纓帽小車。所杖江甯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此事惟袁簡齋先生傳中載之。他籍載公事甚繁。李丞事則未之見也。

段廣清軼事

段廣清。蘇人也。前清同治間。知浙江鄞縣時。以廉明稱。一日。騶從偶出。遠見人如蟻。環立某米店門首。衆口喧騰。似有譁辯。段頗以爲詫。命二快隸往問。旋偕二人來。伏輿前。一自稱鄉中人。一則米店東也。鄉人供以父病。來城延醫。道經某米店。誤踐其籬。雞

致斃。店東索賠錢九百。小人囊中僅得銅錢二三百枚。不足以償。因與爭論耳。段曰。雞值幾何。乃索償九百乎。鄉人曰。店東言。雞雖小。厥種特異。飼之數月。重可九斤。以時值論。雞一斤者。厥價百文。故索賠九百。小人無以難也。段顧米店東曰。鄉人言眞乎。店東曰。眞。段笑曰。索賠之數。殊不爲過。汝鄉人行路不慎。斃人之雞。夫復何言。應卽還賠。鄉人曰。吾非不遵。奈囊資不足耳。段曰。汝可典衣以足之。再不足。本縣爲汝足之可也。時環觀者嘖嘖罵縣官之昏憤。以一雞雞斷償九百。胡有是理。然其時官威重。不敢詰難也。鄉人亦唯唯聽命。解衣付典。得錢三百。合囊資。共得六百。段以三百補之。立以付米店東。且笑語曰。汝眞善營生哉。以一雞雞而換錢九百。如此好手段。不愁不致富也。店東面有喜色。叩首稱謝。攜錢而起。段忽命之回。兩人復跪與前。段曰。吾頃所判。尙有未妥當處。汝店東之雞。雖飼數月。而可得九斤。實則未嘗飼至九觔也。諺有云。斗米飭雞。飼雞一觔者。例須米一斗。今汝雞已斃。不復用飼。豈非省却米九斗乎。雞斃得償。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應以米九斗還鄉人。方爲公允。店東語塞。乃遵判以米與鄉人。鄉人負米去。時觀者一片聲喧。頌神君妙斷。又嘲罵店東。店東顏色赧然。不敢駐足店

中云。

巨盜

前清光緒時。徽州某巨盜被捕。以罪大受死刑。屆期。忽報劊子手病。遽不能出。不得已。呼南村某屠猪者代之。乃刀素不利。竭力斬之。方破後頸一半。前頸固猶相連。盜徐回首。顧謂屠者曰。吾固知爾不能如劊子手之有力也。言已。狂笑不止。且被縛將殺之時。亦言笑自若。毫不變色。誠可謂强悍之尤者矣。

歐北小鼠

歐洲北境有小鼠。春夏居山中。冬令山中缺食。則移至平地。其出也大羣前出。一無所畏。雖過江河。亦徑渡之。母鼠有子。則口中銜一子。背負一子而行。其勇敢如是。

閒之旨趣

羣談採餘。身閒可以養氣。心閒可以養神。身心俱閒。與道合真。韓退之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陶淵明曰。形跡憑化住。靈府獨常閒。朱晦翁曰。深源定是閒中得。妙用原從樂處生。是閒一也。韓不如陶。陶不及朱。韓也放。陶也達。陶也虛。朱也實。

羅念菴曰。影滿棠梨。日正長筇簾。風細紫蘭香。午窗睡醒無他事。貽息閒中有秘方。可謂通於閒之旨趣者。

效拍馬屁

有人好拍馬屁。思效法而未得其竅。遂實行焉。一日過龍飛。見象馬甚多。欲試其技。擇其中之最雄駿者。以掌批其臂。馬驚舉足。跌之創甚。或告之曰。子之術所以媚官長也。而施之於畜類。殆矣。某頷之。夤緣爲某令僕。俟主人如廁。潛攝其後。復施其故技。劈拍一聲。如掌頰然。令大駭。老羞變怒。誣以奴欺主之罪。訟於官。某歎曰。今之長官。一般之畜類也。無怪吾道之終窮矣。

葛雲飛

清葛壯節公雲飛。爲水師名將。嘗僞作商舟。以誘賊。東南海盜。擒刈極多。賊中爲之謠曰。莫逢葛。必不活。公子以敦征粵寇有功。能以匹馬出入賊陣。賊屢披靡。呼之曰銀槍小葛。後亦殉難。

計時鐘

中國古計時法用銅壺滴漏。今廣州布政司前有雙闕。爲南漢時宮闕。其上閣中尙存此物。每易一時。則懸牌示衆。然自西洋計時鐘行。更無人理會此物者矣。計時鐘始明季利馬竇自西洋攜來。然元順帝製漏已極精。又唐書西域傳。拂菻國王城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粒。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按拂菻卽大秦。今爲羅馬。然則唐人已見之矣。

路易十四之趣史

法王路易第十四。常耽吟詠。而所製作。大半惡劣不堪入目。一日。一作構成。欣然自喜。持稿示近臣曰。此今晨供奉某氏所進呈者。何其劣至乃爾。試一誦之。以爲何如。自世之知朕潛辦此道也。於是紛然雜進。以至乎如是。近臣讀竟曰。陛下藻鑿精密。以臣之愚。平生所見者。此爲下下矣。王驟然曰。朕甚喜汝之誠懇。此朕親製也。近臣遽劇請罪。且曰。忽忽一誦。漫未經心。味其佳處。以致誤詆御製。負咎良深。王與廷僚見其前後矛盾。獻媚不工。不禁爲之鬨笑。

鬼迷

上海北鄉某甲。嘗以事入城。及暮。乃至其戚處。借一燈籠。燃之以歸。乃距家殊遠。夜已半。而猶未抵家。一人孑孑獨行。未幾。狂風遽起。陰冷砭骨。燈竟爲風吹滅。正遊豫間。忽見西首森林中。隱約有燈火在。以爲是處必有居人。可往乞火。乃轉身向西。行甫十餘步。竟失足落小溝中。幸水尙淺。僅沒腰際。然衣服已盡溼。心知有異。乃狂呼求救。久之。適有二人亦自城中歸。聞聲往視。乃救之起。甲再舉首西望。則林中固無燈火。詢之二人。亦云是處素無人居。何得有燈。乃知爲鬼所迷。經二人帶至友人家。借得乾衣。爲甲易之。並送之歸。及抵家。則天已大明矣。

國名對

有人會懸『公門桃李爭榮日』句於市。屬人聯之。旋一新人過。疾書『法國荷蘭比利時』七字以去。却合三國名也。奇極。

唐叔達

嘉定侯廣成峒曾舉進士。歸。其太常公令謁唐叔達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與言。

之。叔達曰。勿遽來。不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爲贈。當預思所以訓戒之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當烟客奉常官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坐。諸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爲動。拜畢。摩諸公子首曰。汝父遠宦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乃徐徐曳杖而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異己之子弟也。柳南隨筆。謂人情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觀之。亦何啻羲皇以上乎。信然。

王文莊公

每歲除賞福字。王文莊公直南書房最早。而生平一出視學外。未嘗離直所。故所得福字較多。丙申新正。集福字二十四。懸於堂中。名其堂爲二十四福堂。共訝公將來未可量。何限以數。是年春盡卽逝去。猶未及六十初度之辰。若預知之也。嘗自言前生爲杭州一老僧。猶能記其處。

歌之價值

歐美風俗。凡女子之善歌者。不惜重資以聘之。歌者欲得若干。無不可以如願。有白女。

士者以善歌聞於時。某欲開音樂會。聞而往謁。彼此暢談良久。甚稱莫逆。某問曰。請姑娘歌五十夜能乎。答曰。能以爲酬。曰。每夜計銀八千元。五十夜共四十萬元。如以爲然。須先付一半爲定。某詫曰。以四十萬元唱五十夜之歌乎。曰。然。曰。此數吾可聘美國總統四位。白女士答曰。然則何不竟聘美國總統爲爾歌乎。

左公祠楹聯

杭州西湖有左公祠。其左廊凸處。面臨溪水。右帶青山。勝處也。吳恒題聯云。『水清魚讀月。山靜鳥談天。』文雅可愛。

奴才瑞澂

某君以徵秩聽鼓蘇臺。歷數年。除衙參外。不得一面長官。其後旗人瑞澂撫蘇。飛揚跋扈。目空一世。司道以下。皆遭辱斥。人畏之如虎。一日。某君以公事進見。同座者有道府有州縣。瑞澂嬉笑怒罵。以人爲戲弄物。同座皆面紅耳熱。唯唯而已。繼詢某君曰。有事乎。某君曰。無來辭職耳。曰。曷故。某君大聲應曰。余之奴才名瑞澂者。竊物逃去。擬自緝之。一座聞言。皆色變。瑞顧左右而言他。

自動催醒床

巴黎某寢具廬。近製一自動催醒床。就寢之際。以人身之重量。壓動八音機器。使發噓喇之歌。人不知不覺。已入睡鄉。更於寢台之上部。附以警醒鐘一座。時到則高聲朗鳴。以催人醒。如於五分之內。尙不起床。則床自由摺疊。不顧主人之辜。負香衾否矣。

乩對

陽曲王近光言冀甯道趙公孫。有兩幕友。一姓喬。一姓車。合雇一騾轎回籍。趙公戲以其姓作對曰。喬車二幕友。各乘半轎以行。恰皆轎之半字也。時署中召仙。遂舉以請對。乩判曰。此是實人實事。非可強湊而成。越半載。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對吾已得之矣。盧馬兩書生。共引一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間。往南門外候之。至期遣役偵視。果有盧馬兩生。以一驢負新科墨卷。赴會城出售。趙公笑曰。巧則誠巧。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仙人亦不能免也。

松江顧某

松江東門外顧某。性貪吝。身材矮小。家道小康。遇有地方公益事。而叩門勸輸者。輒一

毛不拔。戚里咸不齒之。一日。值顧某三十初度。乃張樂設筵。冀誇耀於鄉里。正在鼓樂喧天之際。家人於牆門中拾得一聯。問何自來。咸莫曉。意必祝主人之楨。故進獻之。衆客爭閱。聯曰。身如武大長三寸。壽比顏淵少二年。顧見之。憤氣填膺。幾乎暈倒。不數日。竟構疾卒。

王梅溪硯

李幼梅觀察輔耀。一字和定。藏有宋王梅溪硯。云係某年杭州聯橋濬河時。淘人所得。觀察以百金購之。殘其一角。復使求之。竟獲成全璧。

邱仙根

嘉應邱仙根主事逢申。近時詩人也。顧其狀貌魁梧。聲音宏壯。見者以爲武夫耳。主事初爲臺灣人。臺灣獨立時。推粵西唐巡部景崧爲大總統。主事爲副總統。會臺灣割於日。巡部歸粵。西築臺榭。以詩自娛。倫哲如知縣。嘗誦其廳事一聯甚佳。惜不記矣。主事改籍嘉應。遂入甲科。時杭州高子衡觀察爾伊在臺。與其事。蓋拳旗創議者。卽觀察也。

玉銘

前清吏治之壞。自有捐納始。無論乳臭之子。與臺之夫。但使具有乘金。善於鑽營。即可以爲所欲爲。儼然道府。甚且洊升藩臬。以方面驕人。然其初猶必資望稍近。乃能輦金運動。至於末季。則綱紀廢弛。肆無忌憚矣。相傳同光間。最可發噓者。莫如四川鹽茶道。玉銘一事。玉銘本內務府旗人。以木廠爲業。捐有同知職銜。嗣又保一候選道。與吏部書吏相友善。四川鹽茶道缺出。以重金賄書吏。遂得選是缺。其謝恩召見時。上詢問爾向在何署當差。對曰。奴才向在某某木廠。上不解。再問之。對曰。某某木廠者。西城第一大本廠也。奴才向在那裏當管事。上微哂之曰。然則木廠掌櫃耳。木廠生意甚好。何棄而作官。對曰。奴才聞四川鹽茶道。每年出息好。比木廠要多幾倍。上怒甚。隱忍之。問其能國語乎。曰。不能。能書漢文乎。曰。能。因命太監引之出。於乾清宮台階上繕寫履歷。待之良久。始復命繳卷。僅有奴才玉銘某旗人數字。字畫錯落。幾於不可辨識。上乃大怒。欲革職究辦。嗣因其爲內務府旗人。迴護之。僅開缺。仍以同知候選。玉銘卒以吞巨款盜邸物。爲提督衙門所逮捕。事前先覺。遂遁於西山爲僧。噫。清室之官吏如玉銘者。比比皆是。特玉銘不善說謊。以致窘於上之詰問耳。誠實不欺。君猶是好人也。

巴黎雙艷

法京巴黎有兩少女。一年十六。一年十七。色並殊麗。尤善於修飾。見者皆爲之消魂。然兩人素性絕奇。從不與男子交接。惟彼此則互相憐愛。寢處與共。形影不離。雖姊妹莫是過也。兩家父母咸異之。一日。兩人忽相約。各衣甚潔白之衣。滿室皆以鮮衣點綴。其平日所共寢之鐵床。亦以花圈圍之。如死人墳墓然。然後各飲最濃烈之酒。以酣醉爲度。先是。豫以堅炭實火爐。爇之至熱。又密閉窗牖。使無一隙之罅。兩人乃擁衾互抱。沈沈。沈。沈。卒以炭氣過度。並死室中。次晨。其家中起。異其室門久鍵閉。呼之莫應。闢而視之。則一對可憐蟲。兩相偎抱。已同游於極樂世界。一時聞者。咸嘖嘖驚異。卒無能言其欲死之故者。

何氏見志歌

戰國時有韓憑者。爲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美。王欲娶之。爲築青台。憑允王所欲。何氏乃作歌以見志。遂自縊死。歌云。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鳥鵲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宋王。

化粧誌異

一美少年偕一淡粧女子。漫游紅塵中。云自烏有鄉來。寓某旅館。雙宿雙飛。彌月不去。人有疑之者。告之官。因往驗。則女裝者男。男裝者女。奇而訊之。女曰。余果女也。男裝何不可。男曰。余果男也。女裝何不可。官曰。天倫不可以亂也。二人同聲曰。吾輩果伉儷甚篤之夫婦也。何謂亂。官不得已。遂舍之。

稱呼

某代人妻作書寄夫。稱夫爲伯。又某學生與父書。稱父曰先生。人多非笑之。而不知皆有所出。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稱夫爲伯。並非杜撰。以理推之。稱夫之弟曰叔。則於夫豈不明明是伯耶。魯論云。有酒食先生饌。朱注。先生。父兄也。是稱父爲先生。亦非附會也。

李益智

大沙頭之焚。山東李觀察益智斃焉。觀察初官吾浙。以徐錫麟秋瑾案欲邀功。是時爲陸軍第一標統帶率兵渡江。多所誣陷。暨爲浙人所斥逐。乃投海豐張堅白巡部於桂

林海豐故與同鄉。亦重任之。委來廣州辦軍裝。且行矣。是日午後。觀察往城北天平街某君寓。邀某君同赴花舫夜宴。某君素厭狎邪。不應。觀察出蹀躞街上。欲行又返者再三。卒返某君寓。堅邀之。是夕。遂同焚焉。人多以爲若或使之也。次日獲屍。身衣狐裘。有一妓。鵠哭之頗慟。并爲延僧懺悔。後海豐欲爲請卹。商於督部豐潤張安圃。尙書尙書痛詆之。且在國恤期而職官敢於狎邪。當効何卹。是時正景廟孝欽相繼大行未踰百日也。

薛令之

唐薛令之。苦東宮官僚清淡。題詩自悼。有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之句。明皇幸東宮。見之。題其傍云。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苦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令之遂謝病歸。今之學者。捨教務而入事界。蓋多不愛羽毛而矜嘴距。棄松桂而逐桑榆矣。噫。

徐若洲

徐湯謨。字若洲。浙江仁和人。以諸生官。至署揚州府經歷。先生秉性忠憤。好兵家言。官揚州日。仿古製造輪機砲。以爲守禦。咸豐戊午。從楊攻城。魏太守飭先生將五十人與。

戰以人少被圍中鎗不起而城由是陷矣。其哭魏渠園太守詩云。十日艱危。臣力盡。一門忠節。士心傷。衝鬚温序。泉臺恨。碎齒雖湯。史册光之句。蓋哭太守者。實以自哭也。詩之品格氣骨。與文信國之正氣等歌詩。彷彿近似。當日俞曲園師序云。先生雖沈淪下位。而文采風流。足紹文穆文敬之家聲。落拓一官。遭逢離亂。故所爲詩多王郎拔劍砍地之感。亦有離騷哀怨。美人香草寄託之辭。品評洵爲至當。非阿好也。

埃及古物

地球上最古之國三。除中國印度而外。當推埃及。故其歷史上之一事一物。恒爲歐西人士所注重。以其足爲嗜古家考古之資料。亦猶東方人好古之習尚也。有英倫存古學校之大教師柏圖拉氏者。就其所考見。編爲報告。云有石像一具。人頭獸身。長二尺六寸。高十四尺。重八十噸。雕刻精美絕倫。考其年代。當在紀元前一千三百年時。又在西老婆斯地方。掘得墨砦基址。以泥築成。牆垣厚至百尺。亦爲近世稀睹之物。又在啓魯埠南三十英里。掘出葬地一所。讀其墓碑。爲金字塔以前之物。中有麻布。且純白也。

滑稽喜聯

某氏子新婚。持榻右錦聯。乞書於其契友某。某爲撰一聯云。國事維艱。臥榻豈容酣睡。夢時機已至。舞臺大好造英雄。語妙雙關。巧不傷雅。諧聯中之佳品也。

夜半鐘聲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又有人謂惟蘇州有半夜鐘。亦屬不確之說。但按于鄴囊中卽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

墨西哥之喙木鳥

墨國某處山中。產喙木鳥一種。恆棲息於抽格司及梅勾司兩種樹上。此樹中空似竹。相距二三寸。輒有節。鳥在節之上下各喙一空。啣取橡樹之實。由上空投入。食時則由下空取出。誠羽族中之奇者。

唐理

唐理字孟淳。明時孝廉。官陝西河渠提舉。好弈。常於陽羨山中遇蜀雅州道士買茶者。

與對局三日夜。遂爲吳中第一。家有竹素園。楸枰滿座。諸妾臧獲。無不能之。其婿顧義得其傳。久之。與理爭勝負焉。

徐少梅

徐少梅訓導。其前夫人鄒氏。錢唐世族。咸豐辛酉殉難。訓導自後每疾。則夫人侍其前護持之。及將瘞。則不見。訓導歿時。夫人久見不去。家人乃知疾不可爲。

最尖之物

或問凡物以何者爲最尖。甲曰。武士之槍。乙曰。文士之筆。丙曰。辨士之舌。然皆非也。蓋鎗與筆舌。尖則尖矣。不足云最。今有一時髦人於此。千夫指視。其面不紅。萬惡昭彰。其顏不赧。此等顏面之厚。鎗與筆舌皆將失其効力。獨漆黑之鬚。則脫穎而出。目爲最尖。誰曰不宜。

諧聲對

有以童子敲桐子。桐子不落。童子不樂。爲上聯。而對以美人做米人。米人弗肖。美人弗笑。詞未爲佳。又有聯云。畫上荷花和尚畫。對以樓前皓月浩然樓。頗覺工穩。浩然樓在

永嘉江心孤嶼中。一名孟樓。以孟浩然嘗流寓此地。集中有夜宿永嘉江詩是也。或云文文山嘗勤王寓此。後人因取正氣歌浩然有正氣句爲名也。

法蘭西古蹟

伊機者。法蘭西一小山也。距巴黎五十餘里。爲法蘭西科學界之中心地。其旁有山名詭徐。相距約十英里。有谷凡三十有二。中多洪荒邃古之陳迹。遽考古家之證言。其事物當在一萬二千年以前。然文化已燦然可觀。谷有穴。匍匐而入。初極狹。行數步。漸寬大。得天然深長之幽徑。蜿蜒約一英里。直穿過山腹。至一室。四壁瑩然。天然洞府也。法人嘗於此拙得枯骨數百。神形畢露。男女年壽。歷歷可辨。其中有操作場。場有操作物。製作之精。非二十世紀人所能及也。至若雕刻之屬。繪畫之類。尤神乎其技。別一谷。四壁張畫。凡數十幅。以聖爲質。以赭點綴之。極幽雅可觀。惜乎洪水淹沒。史事無徵。徒存此陳迹。以貽治古學者之考證也。

靜庵主人

朱氏失其名。前清嘉興人也。工詩。多佳句。自號靜庵主人。其父執某有妾。名寒梅。某因

妻亡欲再妻。遂萌開闔之意。寒梅泣訴靜庵。靜庵曰。吾能止之。因題一絕云。一夜西風滿地霜。蟲蟲麻布勝無裳。春來若覩桃花面。莫負寒梅舊日香。某見之感其意。不言再娶。

段若膺

金壇段若膺。大令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見其外孫龔自珍定盦續集。可見士大夫非至性天植。操行不瑕者。必不能壹志殫精。成千秋絕業也。

貪

某農飼牛一頭。每日搾乳一桶。某日。因將宴客。需乳十桶。乃於十日前停止不搾。至第十日。欲一時搾乳十桶。豈知牛乳已乾。一桶亦不足矣。貪之爲害如是。

我願拔牙

有某姓夫婦二人。生一女。未離襁褓。一日。妻語夫曰。妾患牙痛。欲詣牙科處拔去患牙。幼女在家。請君抱抱提携之。夫躍然而起。執傘出門曰。卿自提携此女。我願出門拔我

牙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有友某尙書早死。其妾居燕子樓守節數年如一日。樂天作詩三首以贈之。曰：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則爲一人長。鈿量羅衫色。似烟幾回欲。着淚潛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已十年。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妾得詩遂自縊死。

疏通烟霧之方法

英國倫敦市終年朦朧不能仰見日光。全市烟突林立噴出之烟不能消散。該市衛生協會有某博士倡議設疏通倫敦烟霧之方法。其法以各制造場之煙突通於中央之一大烟突。變其煙爲油烟。或可用電氣燒燃之。又據某科學家云。英國之少女其色多美艷而柔。英國多霧。由空中含有多分之水蒸汽。故能使人皮膚柔軟。肉色鮮麗。若出英國而居於空氣乾燥之處。則有皮膚粗而色艷亦減之結果云。

清代官修之書

歷朝官修之書多矣。而尊崇帝制。無如清室諸臣卑屈之甚者。如四庫書目通鑑輯覽之類。承受風旨之論譏。固不必言。卽如全唐詩之編次。應先以樂章樂府之總集。而後次以帝王諸臣之分集。今乃先冠帝王於樂章樂府總集之上。至子史精華。乃類書之非關緊要者。其分類應先天地次歲時。斯爲通例。今乃提帝王於歲時之前。以見與天地並。如此之類。詔曲無所不至。此固帝制尊崇之極軌。物極必反。宜乎卽代以民國也。

李申耆

陽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卽絕特。嚮學。初應童子試。縣令陳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詰之。先生應答如流。令曰。汝卽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髻年初試。卽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耶。邑中傳爲佳話。比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格公旣首擢。後將先生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先生淹通天人。學顓而博。當其華年英發。固宜如景卿麟鳳。蚤著輝光。而當時名卿大夫。有風教之責者。一士之身。矜寵培護至此。亦可謂難能。

已

某富翁

初浙路無四等車。某富翁慳於財。每乘三等車。有友譏其太吝。富翁曰。無法耳。友詢其故。富翁曰。浙路無四等車。不能不乘此耳。

礪泉題聯

杭州秦礪泉殿撰。偕友遊西湖至岳墓。友人戲指之爲秦檜後裔。礪題檜聯。礪泉援筆書曰。『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媿姓秦。』可謂善於措詞矣。

犬醫之聲價

西洋婦人大都酷愛畜犬。美國紐約此風尤盛。有一獸醫名穉利柏特者。紐約之治犬名手也。每犬往診。需酬二三十元。日間招往診犬者。踵相接。中夜邀診者。亦無虛夕。故其睡眠時。常置電話機於耳側。一聞鈴聲。卽瞿然起聽。披衣攜犬出門去矣。查穉利柏特之出息。平均每星期可得英金二千八百元。而特別出診費。掛號費及賣藥費。尙不在此數也。

紀文達軼事(一)

紀文達才調宏敏。尤善詼諧。一日爲某詞林太夫人壽。紀往賀。詞林以祝詩請。紀卽席應之曰。(這個婆娘不是人)一座大駭。紀乃從容續曰。(九天神女下凡塵)衆始莞然。及其轉句。又曰。(生下兒子去做賊)衆復愕然。紀曰。此子却好。(偷得蟠桃壽母親)一時傳爲佳話。

紀文達軼事(二)

紀之中表。有牛稔文者。其子坤娶婦。紀贈一聯云。繡閣團欒。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牛大賞之。以其雋雅也。明日紀來賀。指此聯曰。吾用尊府典故如何。闔座乃爲之捧腹。

紀文達軼事(三)

紀每入值。內監輩皆索其嘲謔。一日有內監某。遮路請紀講故事。紀辭之。內監請益固。紀作思索狀曰。得之矣。(有一個人)言訖默然。注視內監。內監見其不復語。乃叩之曰。這個人下邊還有何事。紀曰。下邊沒有了。內監知被其挪挪。乃相與大笑而去。

朝臣相繼跌仆

前清庚子。兩宮西巡。既返。軍機大臣榮文忠。鹿文忠。傳霖。王文勤。文韶。年皆耆耄。一日朝拜。方興。鹿文忠誤踐文勤朝衣。鹿文忠既跌。文勤亦仆。榮文忠爲文勤所擠。又仆。遂皆叩首而興。孝欽爲之莞然。德宗則亟命太監掖之。

看畫

新嘉坡有一俗所謂土財主者。家資巨萬。年老無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兒。因思求一快婿入贅。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識丁。故必欲得一眞讀書宋玉其貌之人而後可。適有一閩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貧。往新嘉坡覓生計。借寓於其鄉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財主時往某行。見美少年終日危坐看書。竊屬意焉。問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謀事者。遂託某行主執柯事成。美少年卽入贅。作土財主家嬌客。入門後。無幾何。土財主召美少年曰。從此若可將我家一切賬目管理。我亦無須再用管賬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識字。土財主駭問曰。曩何以見若手不釋卷。終日看書耶。少年答曰。我非看書。我看書中之畫耳。

鴉戲

一日一小寡婦洗衣於河濱。有一鴉對之而鳴。如曰快快快。小婦曰。今我夫已死。苦至如此。再有何快樂。鴉曰。嫁嫁嫁。小婦曰。嫁與汝要否。曰。好好好。婦曰。汝有生殖器否。鴉又曰。阿約阿約。後小婦知彼有意調戲。遂不顧而去。

諧聯

鄉先生某喜詠諧。嘗築室數楹。署一聯云。『德不潤身。貧偏潤屋。全反聖人之道。』食無求飽。居必求安。半留君子之風。』亦可見其趣矣。

炸彈致雨

法國向榮君。近來發明一法。用汽球繫炸彈。彈至空中。而以電綫引放之。一時熱氣澎湃。與空中冷氣衝突。便可激動溼氣。頃刻成雲下雨。昔有人名安可伯者。亦謂火可引動溼氣。與此暗合。當一千九百零八年。意國火山發火時。國內大旱已久。忽然天雨。以此觀之。向榮之法。不爲無因也。

傅某言

杭州傅某。少年投太平天國軍中。隸某王部下。爲治文書。言軍中極重文士。食輒方丈。

呼以先生。又言軍中自頭目以上。輒有妻四五人。若王則擁抱至數十人。率夜同一榻。其稠衾皆寬十餘丈。食則舉樂。聒耳不休。臨臥亦鼓吹云。

張覆輿

永年張覆輿。蓋明時諸生。與申堯盟同學。齊名。甲申後。得狂疾。築土室村外。閉戶絕人跡。穴而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入夜聽之。時有泣聲。蓋古之傷心人。有托而逃者歟。堯盟選其詩若干首。刊本久佚。序中稱其得少陵神韻。曾記其一絕云。坐臥總無心。閒雲衣上過。歸來烟靄中。獨與樵夫遇。標格在右丞左司之間。

蜜蜂傳信

某英人思得一法。能令蜜蜂傳遞消息。其教蜂之法。將蜂窩編以色旗。使之認熟。然後移旗他處試之。蓋蜂最戀其王。王所在則羣焉趨之。雖遠弗失。久之。教成一二十蜂。遇有軍事。或須告急。先以照相器將字跡縮小。卽以極輕薄極微小之紙。繫於蜂腰。縱令飛去。雖數十里之外。必能尋旗而至其處。且爲物甚微。日光中人不得見。卽見亦不以爲意也。

衢州總兵方某

衢州總兵方某。湘人。好色。每於署中演劇。鑿門。囑門者。惟內婦人。卽擇以爲侍。後獲一姬。甚妖淫。卽死。此姬手。然鎮衢日。威望甚著。蓋某會與中法之役。某戰獨以捷聞者也。然知其事者。謂某實已遁。惟一靈尙高懸。法軍遠見之。以爲某軍獨在也。遂勿追。而某卽自稱於人。且見報章矣。

昭仁殿藏書

乾清宮東昭仁殿藏宋金元板書甚多。明板之佳者。亦列焉。御筆題曰。天祿琳瑯。甲午歲命重輯。天祿琳瑯書目。略仿郡齋讀書志。而詳記收藏家姓名。圖識於上。宋金板用錦函。元板青絹函。明板褐色絹函。宋板書佳者甚多。金板惟貞觀政要一書。紙墨工好。

美國善泅女子

陸吏披溫瓦者。美國女子也。善泅水。常在紐約附近之河。與人競泅。屢勝。數年前。彼由伯特泅至可立島。今居斗粉。每日在附近河中練習泅水技。能預備八月間。由英格蘭泅至法蘭西。真奇技也。該女子去歲四月十九日。僅十七歲耳。今聞彼之女友。禮立米。

常與之泗。彼甚喜之。并愈加練習。

郭大臨

常熟郭孝廉大臨。任俠尙氣。桑海之交。竄身黃冠。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歲辛丑。太冲先生讀書雙瀑寺。雙瀑在萬山中。人跡殆絕。大臨忽走訪。太冲問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奚自。曰甬上。見崑山顧景范所作傳。及太冲所作墓誌。是亦國初一高士也。

李齊風

山左李齊風之教。累傳不絕。其戒律有不納妾。不沐浴等五事。聞蒙古相國榮慶。江右毛實君護督慶蕃。皆奉其教也。榮相國不沐浴三十年。晚始納妾。毛亦有姬。殆背戒律矣。又有泰州王隰朋。云亦受其教。前年寓蘇垣嚴衙前。傳授不絕。日常說教。褒操莽。抑孔孟。此則與榮毛所說宗尙理學者異。然實君寓蘇州。與隰朋日相過從也。

主婦呼僕

主婦以電鈴呼新雇來之婢。不應。屢按之。仍不至。乃往觀之。至則婢呆坐室內。謂主婦

曰此鐘殊作怪。無人觸及。自能鳴矣。

打罷始痛

(官)傳地甲(甲)小人在此。(官)老爺到此查夜。你爲何不早伺候。打……(差)一五一十五二十。(官)該打麼。(甲)老爺打那個。(官)打的你。(甲)吓呀呀痛煞痛煞。(官)打你時倒不痛。打好倒痛了。(甲)打時不知是我不覺痛。現在知道是打我。焉得不痛。吓呀……。

巴黎大質店

巴黎有一大質店。其屋若以平行線列之。可延長至五英里。然該店主猶嫌其狹小。不能容物。今特添建二百餘間。聞每日出入於此質店。可七千餘人。店中司事。亦不下七八百人。世界質店生意之佳。殆無有及於此者。

神譚

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召至座前。訶責甚厲。陳辯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其避於廡下。何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

蠢蠢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春秋責備賢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於世也。可隨俗者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隨。亦不可苟同。世於違禮之事。動曰某某曾爲之。夫不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無。自古以來。何事不會有人爲之。可一一據以藉口乎。

椿壽軼事

椿方伯壽。滿洲貴胄也。道光庚子進士。官工部主事。外放後。擢至浙江布政使。適巡撫黃宗漢蒞任。初見。卽以手摸其帽頂。方伯不解其故。後知示意言其官職在伊手中也。授意索銀四萬兩。方伯無以應。百端凌虐。當面叱罵如奴隸。方伯不堪其辱。憤不欲生。回署自縊。先繕寫冤單。並列黃貪穢各實跡。遣家丁赴都察院呈訴。黃聞知。卽令幹僕帶黃金百兩。追至山東行賄買。囑將冤單改換。黃本在穆門十子之列。穆方竊柄。事遂不得白。方伯夫人持刀入撫署。欲代夫報讎。黃避匿不敢出。忽頸生落頭疽。血肉潰腐。呼號慘切。知方伯冤魂索命。遣人赴天竺禮懺解冤。方伯夫人夢方伯謂己曰。上帝憐我居官正直。已授溫州府城隍矣。黃瘡口雖合。時仍淌血。終身不瘥。黃行同禽獸。諸媳

多有新臺之醜。任侍郎時。姦其媳。爲子所撞破。立將髮辮剪下。攜銀百兩。棄家而去。云。到峨眉做和尚。穢聲傳播。無可遮掩。逆臣端肅。擅作威福。黃詔附其黨。驟得保擢。陞授川督。大張兇燄。凌虐屬員。威逼斃命。仁壽縣知縣國英。在督署大堂自刎身死。宜賓縣知縣徐繼鏞。在省寓跳井死。布經稽仰。殊在督署儀門自縊救醒。通判李寶璋。罵及妻孥。高守備傳戲班遲到。打軍棍一百外委。馬姓杖斃堂下。藩司楊培面罵無恥小人。頂帽擲地。臬司馬秀儒屢遭斥辱。面呼老馬。西昌土司安氏。收禁府監。逼詐金盆兩隻。酷暴貪婪。幾開邊釁。逆臣伏誅。黃以逆黨褫職。攜資到滬。頸疽復劇。徧體潰腐。血肉狼籍。將及匝月。城隍廟道士潘某。夢一紅頂官。白面微鬚。乘輿進廟。神傳呼升座。武士兩人。領籤持刀出。隨聞門外譁諫聲。一人手提首級擲地上。鬚長尺餘。頸血淋漓。大聲跪報。罪犯斬訖。神令將首級送與紅頂官驗視。明日。聞黃已於三更時頸斷頭落矣。後知白面微鬚者。方伯生時像也。

曹叔彥

吳縣曹叔彥。檢討元弼。盛歲成名。箸述滿家。然雙目短視。咫尺不辨。吐屬宏深。語成文。

采於故書雅訓百不失一。

滑稽輓聯

張南皮有侍姬二。一名遠山。一名近水。皆得寵幸。及南皮死。某部郎作輓聯云。魂兮歸來乎。星海雲門。同悵惘。生者長已矣。遠山近水。各淒涼。蓋以梁星海與樊雲門。均爲南皮得意門生也。

造冰法

西人輒造冰爲夏日禦炎之具。天寶遺事載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晏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然冰盤藉屍。見於禮記。則製冰之法古矣。

人造大理石

丁抹國所產大理石。極爲稀少。常有供給不足之患。現有一化學家。發明一製造法。其造法雖秘密。不肯公於世。然據其言。頗形簡單。僅順資本金三百五十圓。得起一製造所。而所造大理石之耐久力。與真者毫無差別。其價則少真者十分之一云。

巨盜索詩

昔有名士某。舟中遇盜。其頭目耳其名。入艙索詩。名士卽口占奉贈。末二句云。相逢何必相迺避。天下而今半是君。近時貪人敗類。充塞宇宙。此詩之半字。直可易一盡字矣。

龔孝拱

咸豐間。龔孝拱。橙以名父之子。擅聲海上。爲英吉利駐滬使臣巴夏禮師。天津之役。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京師。遂焚圓明園。教之焚園者。孝拱也。後和約成。外使要挾不得。害孝拱。因得免。孝拱書法。方嚴道硬。銀鈎鐵畫。出入顏柳。

鰥夫納稅之奇聞

法蘭西政府。嘗頒鰥夫稅章程。凡人民二十歲至三十歲足時。正在覓配。徵收不可過重。每月祇課五元。三十歲至三十五歲。是時已有不娶之意。徵收又略重。每月十元。至五十歲。則立意不復娶妻矣。每月二十五元。至七十五歲。每月三十元。此後而猶無婦者。年納七角五分云。

靜濤相國

咸豐間戊午科場之獄。大總裁靜濤相國柏菑伏大辟。有爲上言宰相大臣。當優予賜。

帛。上曰。此祖宗法。奈何壞之。且朕殺總裁。非殺宰相也。卒正法。臨刑日。朝臣二品以上。莫不匍匐菜市口。蹠送。皆相國門生故吏也。相國之死。肅順竭力搆之。其後任侍御兆堅。疏請昭雪。

張傳楷

明季之亡。天下朝野之死義者。不可以數計。蓋人人有君死社稷。臣死君之心。滿清入主中夏。二百餘年。武昌起義。乃效法唐虞。開四千年未有之局。朝代已更。舊君無恙。復有優待皇室種種條件。與明季情事。本不相同。故清之王公大臣。均各恬然。人面優遊租界。安富尊榮。不聞有一人就義者。有之。其惟張傳楷乎。傳楷。順天人。字睿斌。本宗人。府供事。積勞保至知州。因家貧不能分發。沈於下位。其平居爲人。沈默寡言。呐呐如不出諸口。任事勤懇。不辭勞怨。望之如老僧。革命事作。各省響應。舉朝震恐。上至宗室達官。下至郎曹黎庶。均以遷徙眷屬爲事。噤若寒蟬。無一人上封奏者。睿斌獨草條陳千餘言。詣都察院。求院長代奏。時察院已星散。無人接收。由茶役勸之回寓。睿斌悲憤填膺。伏地痛哭。不去者三日。遂懷刃自戕。茶役急扶送醫院。爲之調治。卒以傷重。

斃命嗟乎。睿斌不知時局。不知天命。以一腔熱血。灑於黑暗世代。可謂愚矣。然此忠肝義胆。其愚亦殊不可及也。惜人微無知者。表而出之。備他日編史者之採擇。以視偷生苟活者。何可同日語耶。

明亮

清嘉慶丙辰。湖北孝感變亂。毗連三省。賊衆數萬。永保屢爲所敗。先後徵兵數千。皆覆沒。時明亮方獲罪。以侍衛銜自西域歸。高宗命其往代。行至當陽路。總督畢沅以固原西甯兵五百人畀之。明日。今孝感之賊。嘯聚多日。已傷官兵數千。是賊中必有知兵者。若不十倍其衆。難以破敵。此王翦所以益兵破楚也。今若不謀而進。以零丁積苦之兵。禦銳氣方張之寇。是驅羊入虎羣耳。畢無以對。適陝西鎮總兵德光率兵三千人至。願隨明往。畢謂明曰。此天助將軍成功也。糗糧器械吾任之。明喜。逆行數日。至楊鎮。民多逃竄。街市闐如。賊聞官兵至。皆斂兵守寨。明率衆守橋。笑謂衆曰。羸張飛尙可禦敵也。命諸將鳴鼓吹角。以攻賊。賊果譙起。明據地勢。殺傷相當。賊詫曰。向官軍未有不聞聲潰者。今何人耐戰。乃爾。嗣聞爲明。皆相顧唏噓曰。吾儕命蹇。此老尙無恙耶。次日。賊繞

道上北山。據建瓴之勢以覷我。德請戰。明日賊勇而銳。未易藐視。以千人付之。德故未經戰陣。既見敵。未鼓而火鎗驟發。明聞聲。驚曰。此軍殆矣。非出奇無以救之。因怒馬獨出。率將士數十人行荒畦間。繞出數里。畦間尸骸縱橫。乃永保兵潰處也。

吳含莊

吳含莊先生嘉定人也。奇宕磊落。富有經濟才略。因與時違。不得一舒其懷抱。遂託文章以見志。其最著者。爲無罪草百篇。近世傳誦頗多。文字壯麗。別具高見。多傷心語。讀者皆忿激。

王夔石

王文勤夔石相國重聽。每朝。兩宮有所語。輒數點其首。若許可者。退而詢其僚曰。今日兩宮何所語耶。僚官曰。然則公數點首者何耶。皆爲之笑。瞿子致軍機。尤時玩弄之。

停鍼線

世謂社日婦人忌用鍼線。不知何所據而然。亦不識始自何時。演繁露載張籍吳楚歌辭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樓樹下行。則社日

婦女不用針線。自唐已然矣。

決鬪奇談

吾國古昔。崇尚公鬪。而以私鬪爲恥。凡英年力壯者。流爲國效命疆場。則當奮不顧身。殺身成仁。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亦在所不惜。以忠孝不能兩全也。洎夫晚近。閩廣諸省之民。其愚而剛者。每多私相械鬪。兩軍相對。如臨大敵。雖官長亦不能施其彈壓。究其惡果。一役之餘。墜其生命者。常以什百計。以同種殺同種。與未開化之野番何異。乃有號稱文明極點。如法伊諸國。私鬪之風。亦頗盛行。每有因細故而相約私鬪。兩雄相爭。傷者必一。實屬大背人道。第其人數則因警察防範嚴密。祇個人與個人爲稍異耳。考其私鬪之器械。不外手鎗與炸彈。今則愈出愈奇。捨手鎗與炸彈而不用。據某西報載法蘭西甲乙兩少年同狎一女。醋海波興。相約決鬪。各乘輕氣球。上升天空。互相射擊。良久。乙奮勇將甲所乘之球擊中。突自天空悠然下墜。預測球必粉碎。人自不保。第不知其碎骨何處。乙乃歡呼奏凱而還。又法人某與伊人某。悉著名之渡繩師也。兩人常於繩上決鬪。然皆勢不相下。一日約繩上舞劍。徧約觀客於座前。高懸一繩。由兩端

漸行漸近。但伊人行於繩上。常現不穩狀態。翩翩欲墜。法人恥之。伊人經此激刺。乃奮力而進。揮利刃。擊戰良久。法人忽爲伊人擊中。勢將下墜。然猶能在繩上行。走如飛。忽而伊人突爲法人反身力推。倒懸繩上。雖兩足高掛。尙能力與抵抗。一時觀客。鬨堂大笑。然伊人自以爲恥。當夕遽去。竟不知其匿跡何處。此等決鬪新法。詢屬別開生面。豈世運文明。野蠻舉動。亦應隨之而進化歟。

法源寺古物

北京西磚胡同法源寺。卽唐憫忠寺之故址。歷代帝王。賜有藏經。爲京師名刹之一。卽天童上人示寂之所也。近其住持道階上人。招集名人。導觀古蹟。首覽壁間史思明碑。字體猶可辨識。次觀庭中枯樹。楊椒山曾以爲詩題者也。大雄殿前石塔。爲唐太宗征遼後所勅建。召匠揭石探之。冀發見舍利。及啓視。則香沙積滿。中有康熙錢數枚。及珠石十餘。二百年來。無人開視矣。寺中白海棠盛開。道階又出視古獸巨齒一枚。上齒質厚至五六寸。似千餘年前古物。見者愛玩久之。曰。此動物學之珍品也。樓上藏古畫甚多。有閔雯指畫羅漢像三十二尊。皆高至丈許。弈弈有生氣。別有唐李伯紀手繪莊嚴。

佛殿。及雍正朝內府所賜玉羅漢二十尊。皆希世之寶物。或謂中國叢林。本有博物圖書館之性質。南方軍興後。古剎多被沒收。無人收拾。及此者。可歎也。

汪鵬客

粵東黃公度。著有日本雜事詩。膾炙人口。不知吾浙人已有爲之者。乾嘉間錢塘汪鵬客。游日本垂二十年。歲一往還。未嘗輟。著有袖海編詩一卷。於彼中風土大略已具。仁和朱朗齋文藻。嘗爲之跋。謂君在東。留心經籍。嘗購得孔安國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山井鼎孟子考文。諸書。上之四庫館云云。蓋其時中國最崇經學。而日本正當德川時代。亦昌明文學之時也。

滕家莊兄弟

山東滕家莊滕某。弟兄三人。爲盜魁。遠近州邑。嘗被戕。南人入都。視爲畏途。有徐某者。以急事偕二友聯舟北上。道出臨清。將至泊頭。二友舟爲冰破。行李盡移岸上。徐某以狐舟不便獨行。遣家僮覓車從陸。遇一廟。欲借寓。僧支吾不可。微露嘆息聲。徐甚疑之。贈五金爲香儀。詰其隱。僧附耳曰。滕家莊適有馬來覘諸公行李。今夜恐不保矣。患累

及用不敢納。二友色變。徐曰：易耳。急至泊頭。僱三小驢。問何往。曰：至滕家莊。驢夫曰：噫。此何地耶。竟往乎。徐笑命家僮押車運行李後至。卽同二友急策蹇。日已西沉。戴月走四十里。二更到莊。主人肅衣冠出大門迎。曰：早知佳賓至。特相候。賓主禮罷。徐呼曰：餒甚。何不速飯。吾飽餐再譚。主人掀髯笑曰：已備矣。出二席。肴饌極豐。潔皆南味也。食既畢。置臥榻於書室。二友不敢合眼。徐酣寢。晨興。至午正。行李尙未至。二友憂甚。徐置不問。少頃。家僮押載三大車至。曰：泊頭車不敢來。蒙滕家莊發車到舟。破處遠迎。故到遲耳。滕氏三弟兄。各居大廈。環以高垣。驢馬盈谷。器械射人目。厠役數百人。各具優觴。款留次日。宰牛設香案。欲誓爲兄弟好。徐默揣稍有難色。卽生彼疑心。急授意二友各親書姓氏籍貫於黃單。二友仍皺眉。徐宣讀畢。卽取黃單同香紙俱焚之。曰：我輩盟心。俾神鑒耳。滕氏三兄弟皆大悅。二友斯時始釋然。居三日。各贖金百兩。遣役相送。從行二日。役曰：已近武呂東門。小人歸復命矣。二友得脫險。方有喜色。徐乃遺伴投刺武呂令。而城守某如禦大敵。連發數鎗。余親至城下。立辨許久。方開城。呂令爲徐之族兄。笑謂徐曰：從賊竄來。非賊而何。安得不以戈矛相向耶。後數年。滕終服法。莊爲墟。

天竺真僧

明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誦唵嘛呢叭囉吽。於是迷信者。晝夜誦不絕口。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囉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可嗤者人自不悟耳。

印相片不用日光法

照像之法。日出日奇。德國某照像家。新發明一法。能不藉光而印像。以輕養二水。掃於相片底。而即以白紙上鋪。歷數杪之久。將紙離開。另浸於青水。其像即顯爲黃色。或用別種藥水以代青水。則可得別種顏色之像。並可歷久不變。

黃陶庵軼事

黃陶庵先生。名淳耀。幼好學。性冲和。喜怒不形於色。至談古今忠義名節。侃侃持論。不少假借。少有盛名。館於同邑侯氏。虞山錢牧齋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以先生薦。謂宗伯與侯公善。以情告侯。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

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意。先生不悅。侵力爲勸。駕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先生。先生詢誰作。孟曰。宗伯如君柳夫人所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先生正色而言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平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借諸君和之矣。先生曰。先生者。耆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無可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不可。孟陽慚退。先是先生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在署。橐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使爲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尙何以養父乎。其剛正如此。後福王立南歸。城破。與弟淵耀入草菴。僧無垢與先生爲方外交。曰。君未受職。可以未死。先生曰。忝名進士。宜爲國死。今託上人死。此乾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淳耀死此。蓋先生崇禎癸未進士也。暴屍七日。神色不變。嗚呼。若先生者。可以風矣。

歸元恭聯額

崑山歸元恭。狂士也。家貧。囊牖繩樞。安之若素。椅敗至不能坐。則以緯蕭束縛之。復大書其匾曰。結繩而治。又除夕署其門曰。一鎗戮出窮兒去。雙鉤搭進富紳來。

魏光燾

魏午橋尙書光燾。操節清廉。家法嚴肅。其公子輒命習洒掃。不使有驕貴氣。某公子留學日本。樸素如寒士子弟。人不知其爲現任總督子也。云尙書給費。月有限。不得妄增一文。尙書之去江督也。先是使其公子有事於都。兼起居慶邸。慶邸微露其意。欲假三千金。公子馳書告父。尙書諭斥之曰。吾官可罷。若不義一介不與。未幾。遂開缺。以粵督周玉山尙書繼之。

老儒爲壽

某老儒六十爲壽。或贈之扁。書古之恭士四字。張筵之日。學生畢會。及昇扁至。乃爲漆工所倒。作士恭之古四字。衆大哄堂。一門士云。吾今得一絕對。衆問之。則曰。民到於今。衆又爲哄然。

白陽山人之逸事

明白陽山人陳道復。八法妙天下。嘗客金除。游平康里。見所陳設頗精。且置畫具。乃故翻胭脂于素帷上。妓果大悲。山人立謝過。徐用筆點染。大小悉成桃花。妓意始解。山人問故。妓曰。頗似陳白陽山人。大驚而去。

開中話下冊校勘記	十三	十三	十九	八	八	七	五	四	三	二	二	文一	十	八	五	目錄二	頁數	開中話下冊校勘記
	三	二	七	十三	三	三	十三	一	十三	三	十二	七	四	五	四	十	行數	
	十五	十七	十五	三十一	七	三十二	六	二十五	三十五	三	二十	三十	一	五	九	十三	字數	

凡使祺亨肆錫其祝祝故畫目網膝際錫徵誤
凡便期亭肄錫察祀祀姑畫自網膝啄錫徵正

一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二十	十七	十七	十六	頁數	
	五	四	八	七	七	五	五	十一	九	七	十	十三	十二	十一	八	九	行數	
	二十一	七	六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六	二十三	三十三	六	二十七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八	二十四	字數	

珊旣効以其鳥効微城微驚藹日本概兒貨誤
珊卽効其以鳥効微揭微擎謁本日概見貨正

頁數	行數	字數	聯芳	聊訪
二十七	十一	二十	間	正
二十八	一	二十二	惑	感
三十二	五	三	肆	肆
三十三	六	三十一	鋪	鋪
三十四	二	三十二	網	網
三十五	一	十三	撲	扑
三十五	七	十八	之	汝
三十六	三	二十六	寄	奇
三十七	三	十一	爲	其
三十八	四	二十六	欄	襪
三十八	四	二十六	欄	襪
三十八	四	二十六	詞	詞
三十九	十	二十二	鋪	鋪
四十	十一	六	狼	狼
四十四	十三	十六	拴	擒
四十七	四	二十五	疆	疆
四十八	九	十七	疆	疆
五十二	九	十四	芳	訪
五十四	二	十三	聯	聊

頁數	行數	字數	錫錫	錫錫
五十四	二十	三	卑	正
五十六	七	十四	吏	史
五十六	七	十五	諛	誤
五十七	九	十八	著	義
五十八	八	三十一	候	侯
五十八	八	三十一	錢	錐
五十九	二	十四	施	斯
六十	二	十三	維	誰
六十	二	二十四	域	域
六十二	一	三	客	容
六十二	一	二十二	雅	公
六十二	一	三	昨	昨
六十二	八	十五	几	几
六十二	六	三	英	英
六十四	六	二	憲	憲
六十四	六	三	繫	挈
六十四	九	六	錫	錫
六十八	十一	五	錫	錫
六十九	一	三十三	錫	錫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七十一	九	十六	伐	代
七十二	十一	二十四	曾	會
七十三	十二	三十九	薄	符
七十四	二	三十一	正	止
七十五	五	四	班	斑
七十六	一	二十七	得	深
七十七	三	二十四	末	來
七十八	四	十四	邗	鬱
七十九	三	六	弊	邢
八十	二	一	君	敝
八十一	五	二十二	一	某
八十二	一	二十三	首	句
八十三	五	二十	鍾	鐘
八十四	一	十六	卻	抵
八十五	三	十二	之	西
八十六	六	二十六	技	枝
八十七	七	二十	頃	傾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九十一	五	十二	臂	臂
九十七	三	十二	寸	尺
九十八	七	二	本	木
九十九	四	三十	衣	花
一百	六	十九	牖	屬
一百一	十二	二十三	錫	錫
一百二	八	五	嚙	啄
一百三	九	八	嚙	啄
一百四	九	十六	嚙	啄
一百五	五	十八	効	効
一百六	九	二十五	効	効
一百七	八	五	拙	據
一百八	四	二十四	則	只
一百九	五	八	潛	潛
一百十	二	二十七	格	格
一百十一	八	三十二	陸	陸
一百十二	二	四	晏	宴
一百十三	十一	二十	順	須

聞中話下冊校勘記

頁數	行數	字數	校勘
一百二十	二	三	迴 誤
一百二十六	九	一	膝 膝
一百二十六	十	三	膝 膝
一百二十六	十三	四	膝 膝
一百二十七	十	四	膝 膝
一百二十七	十二	十三	余 膝
一百二十七	十三	十三	膝 徐
一百二十八	一	五	膝 膝
一百二十八	四	二十二	叭 叭
一百二十八	八	二十四	叭 叭
一百二十八	八	二十五	水 水
一百二十九	一	二十三	攀 攀
一百二十九	九	三	未 不
一百二十九	十二	十二	膈 膈
一百二十九	十三	十八	戮 戮
一百三十	十一	十七	除 陵

本局最新出版廣告

初級英文
英文英音引鑰

定價一角半

最新實用演講術
定價三角

高等小學校用英文
和新讀本
三冊定價四角半

法蘭西紙幣禍史精裝
中國財政之股鑑
一冊
定價六角

中學校用增注原文
海外風土記
定價五角

農友會報
定價四角

原文天演論
定價五角

歐美禮俗新編
定價二角半

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全十二冊

美國制度大要
定價二角半

最新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全九冊

英法學通論
附華英對照表
定價一元

學校尺牘新教科書
定價四角

英文詩選
定價五角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二月再版

開中話上下二冊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拾遺室主人

發行者 國華書局

印刷者 國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中市
國華書局

18

5

